

大戴禮記正誤

皇清經解卷八百零二

學海堂

大戴禮記正誤

江都汪拔貢中著

韓元吉序

中間缺者四篇

缺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六十一

喜孫案此
蓋據晁公

武請
書志

而重出者一篇

原注云兩篇七十三

改云兩七十四

喜孫
案此

蓋據晁公
武說改

後之學者僅習小戴記不知大戴書矣

矣上增多字

大戴禮記目錄

六藝論戴德傳記八十五篇晉陳邵周禮論

序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刪

大戴禮爲四十九篇是爲小戴禮

漢書德號大戴字延君

爲信都太傅司馬貞曰大戴禮合八十五篇其四十七篇七
存三十八篇崇文總目大戴禮記十卷三十五篇又一本三
十三篇中興書目今所存止四十篇其篇第始三十九編次
不倫也 宋時曾列之十四經見史繩祖學齋佔畢 風俗
通引此書稱大傳禮 四五兩卷曾子十篇也卷九卷十一
兩卷卽漢書藝文志之孔子三朝七篇也皆各自成書諸侯
遷廟諸侯毀廟投壺公冠儀禮逸經也禮三本明堂朝事解
禮經者也

卷一 王言第三十九

與家語王言解大同小異

善孫炎虞本作王言

先君蓋據家語改與戴吉士
校聚珍板木孔檢討注木同

哀公問五義第四十

荀子哀公篇

與家語五儀解前半篇

同

哀公問於孔子第四十一 禮記哀公問篇同自章首至然後能以其能教百姓家語問禮篇有之孔子侍坐以下家語大婚解畧同

禮記本第四十二 荀子禮論篇同

卷二 禮察第四十六 禮記經解篇及賈誼疏

卷三 保傅第四十八 賈誼疏及新書

卷四 曾子大孝第五十二 禮記祭義篇

卷六 衛將軍文子第六十 自章首至亦未逢明君也與家語弟子行篇畧同

卷七 冕公武云闕六十一 陳振孫云闕七十二 喜孫矣戴東原記文稱陳

振孫云兩七十二四庫全書提要亦載陳振孫云兩七十二其說相符其說相符後條又載陳說云中圖第七十二二復出一篇未知孰是俟檢陳氏本書

五帝德第六十二 與家語大畧同

勸學第六十四 荀子勸學篇及宥坐篇

卷八 盛德第六十六 自民之爲奸邪以下家語有之 德法者御民之術至御天地與人與事者亦有六政家語執轡篇有之

卷九 孔子三朝上篇 劉向日孔子三見哀公作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禮

千乘第六十七 四代第六十八 虞戴德第六十九 誥志

第七十 卷十 文王官人第七十一 諸侯遷廟第七十二 喜孫

案盧本作千乘第六十八四代第六十九虞載德第七十誥
志第七十一文王官人第七十二諸侯遷廟第七十三先君
所改與載
本孔本同

卷十 文王官人第七十一 逸周書官人篇

諸侯遷廟第七十二 逸經 陳振孫云中關第七十二複出

一篇黃佐云中關第四十與第六十一四篇復關第七十三

皆有錯誤劉本重七十二吳澄云第七十三有二晁公武云

兩七十四熊朋來云兩七十三

喜孫案此載陳振孫黃佐二說皆與提要不同俟查本書

諸侯釁廟第七十三 逸經 禮記雜記篇 案雜記尤詳

卷十一 孔子三朝下卷

卷十二 朝事儀第七十七 釋朝聘之義猶禮記之有冠義

等篇也文多據周禮 周禮典命司儀大行人小行人及禮

記聘義 自聘義至諸侯務焉與聘義同 盧本作朝事第

七十七按司儀正義引有儀字

投壺第七十八 逸經 禮記投壺篇 有經文有記文

卷十三 公冠第七十九 逸經 與家語冠篇文多同 有

經文有記文

本命第八十 禮記喪服四制 家語有之自有恩有義至聖

人因教以制節與禮記喪服四制同

易本命第八十一 凡地以下至聖人爲之長家語執轡篇有

之

案詩靈臺正義引大戴禮盛德篇云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
卑也外水名曰辟雍政穆篇云大學明堂之東序也按今大

戴禮亡政穆篇白虎通德論引諡法解謂之禮記諡法文苑
英華卷八百四十獨孤及太師荀晉卿諡議云謹按大戴禮
體中居和曰懿文資有成曰獻羅泌路史云大戴氏曰昔周
公且太公望相嗣王以制諡法周書之說亦然鄭樵通志畧
云有周公諡法有大戴記然則諡法固兩載於周書大戴禮
中若文王官人篇然南宋以後始芟去之故今篇目參差耳

戴震記

以注爲康成作也 案子張問入官篇注明駁鄭義諸侯遷廟
篇用兵篇亦云

大戴禮記 隋志漢信都王太傅戴德撰

王言第二十九

高孫案盧本作王言
孔從戴作王篇內同

皇朝經解 卷八百零二 注按貢大戴禮記正誤

惟士與大夫之言之間也

問馬作問

喜孫按戴校聚珍本作問開孔从揚氏大訓作問

皆未攷釋史

其不出而外乎

从家語作化

喜孫案戴校聚珍本孔本並作外不从家語作化

雖有國馬

馬盧本作馬家語作馬今按馬本正作馬

喜孫案戴校聚

珍本从劉本亦作馬孔本亦作馬

不以其地治之

地馬本作道

喜孫案盧校云家語作道戴校从方本亦作道孔本亦作道謹

案揚氏大訓正作道

則政亦不勞矣

喜孫案政盧本作正先君手改攷戴校从方本作政孔本亦從之作政謹案政與正古通又按

戴孔并剛上則貞二字

教定則本正矣

喜孫案盧本作教定是正矣先君手改蓋从戴說謹案朱文端本作則正矣戴引方本作本正

矣戴校聚珍本云當是則本二字訛成一是一字今从朱本方本合訂孔从朱本盧校云家語作政教定則本正矣

使有司日省如時攷之

喜孫案如字先君改爲而字蓋用戴說戴校聚珍本从方本作而盧孔皆云如

而古通

百步而晦

喜孫案晦字各本皆作靖戴校聚珍本云古者以長百步闢一步爲一晦增字當是晦字之訛孔斲軒云

春秋公羊說八尺爲板五板爲堵則增者五尋也此文似有誤此改晦字蓋用戴說

方里而井

喜孫案各本皆作千步而井戴校聚珍本云井九百

當是方里之訛孔云千步亦字誤韓詩外傳日方里爲一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爲一里其田九百晦廣一步長百步爲

一晦此改方里蓋用戴說

使處者恤行者有與亡

喜孫案與字先君手剛用慮說也戴校聚珍本从方本作與孔氏注本从楊氏

大訓改作與皆與此異

如夫暑熱凍寒

喜孫案如字先君手增攷戴校聚珍本从方本改夫爲如盧刻雅兩堂本據家語疑夫爲如孔

氏注本从楊氏大訓改爲若夫

昔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

喜孫案王必盡本作主以戴氏初校云篇內主字拉王字

之譌惟此一處名本仍作王當據之以表徵又必字宋本作以戴校聚珍本从方本作必孔氏注本从先聖大訓改必處

校亦云家語作必此改作王必蓋同其說

致其征 家語作改其政

喜孫謹案太平御覽引正作改其政

哀公問五義第四十 此篇從家語枝

喜孫案戴校聚珍本改義為儀云儀各本訛作

義今據荀子哀公論人有五儀訂正謹案先君此不用戴說故於篇內校補孔子曰人有五義二十四字亦祇作義不從

荀子作儀蓋以古人儀字只作義作儀者今字耳故不改

然則今夫章甫句屨紳帶而摺笏者

喜孫案先君校去今夫二字未詳所據鈔字然

志不在於酒肉

喜孫案酒肉各本皆作飲食蓋據荀子校改

哀公曰善孔子曰人有五義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賢人有聖

人哀公曰何如則可謂庸人矣

喜孫案孔子曰至哀公曰二十四字各本皆脫蓋據荀子

校補戴校聚珍本亦有此說又案人有五義荀子作人有五儀此改儀爲義者以篇題爲據也說詳篇題下又按有聖人荀子作有大聖此改聖人者以篇內哀公曰敢問何如則可謂聖人矣孔子曰若此則可謂聖人矣爲據也又案哀公曰下荀子有敢問二字攷是篇五問于士于君子則不曰敢問于賢人于聖人則曰敢問本無定例故畧之也或當時別有所據亦不可知

從物如流

喜孫案如各本作而蓋據荀子改今案如而占通

是故知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知行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由言不

務多而務審其所謂

喜孫案三而字先君皆據家語改爲必今檢戴孔書皆不從家語

若夫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

若夫夫字衍

喜孫案先君校去夫字又增則字于

苦字上無一則一之謂據家語也說

躬行忠信其心不置仁義在己而不害不知

喜孫案置特本訛買知慮本作志皆

先君手改謹案元劉貞廷本作置戴氏文集云買一本作置與文王官人篇有施而不置註云不形于心色也義可互證

注校貢大戴禮記正誤

此言不以己之盡忠信於人置諸心而責人以忠信也惟自勵於躬行不以己厚責人薄是之謂躬行忠信其心不置因推尋下句仁義在己而不害不知可取訂制言中所謂有知之則願也莫之知苟吾自知也此蓋謂已有仁義之實雖人不知何善知或作志者謬

此改置改知蓋用戴說

窮爲匹夫

喜孫案窮虛刻作躬戴枝聚珍本云窮他本訛作躬今从方本孔氏注云躬讀爲窮此改躬爲窮蓋用戴

說

所以理然不取舍者也

喜孫案各本不下有然字先君枝去之據荀子也不否古通然不卽然否也

哀公問於孔子第四十一

非禮無以飾事天地之神也

喜孫案神下各本有明字此據小戴記刪

然後言其喪葬

葬戴枝作算從小戴記喜孫謹案戴初校本

義長至校聚珍本則仍作喪葬孔本亦作葬云宋本作算从大典及元本改

禮三本第四十二

天地者生之本也

喜孫案生盧刻作性先君枝改戴校聚珍水云生字程本方本并作性今从荀子史記及

沈本孔仍作性注云性生也

諸侯不敢懷 不敢懷當從荀子作不敢壞

喜孫案戴校聚珍本云壞他本作壞

今从永樂大典本劉本朱本沈本孔并同云史記作懷宋本亦同从元本改

俎腥魚

喜孫案腥各本作生史記作腥先君蓋據史記校補

俎之尚腥魚也

喜孫案各本俎之生魚也史記有尚字此蓋據史記校補

其次情文迭興

喜孫案迭盧刻作佚戴校聚珍本云迭他本作佚今從劉本高安本孔氏注本亦從元本改作

迭此改作迭蓋同其說

貳之則喪

喜孫案貳各本作貸此蓋據荀子校

禮察第四十六

故昏姻之禮廢

喜孫案昏盧刻作婚俗字先君手改今致蓋本孔本並作婚亦俗字

而倍外忘生之徒眾矣

喜孫案徒虛刻作禮戴校聚珍本云徒他本訛作禮今从方本孔校云徒宋本

誘禮从戴氏校本改此改徒字蓋用其說

而禮之所爲至難知也

喜孫案至虛刻作生戴校聚珍本云至各本訛作生今从方本孔校仍作生此

改至字蓋據漢書校與戴說合

然而曰禮云禮云

喜孫案而虛刻作如孔注本亦作如戴校聚珍本云而各本多作如今從方本謹案而如

古通用漢書載此文正作而此改而字蓋據漢書校與戴說合

莫如先審取舍

喜孫案先虛刻作安孔注本亦作安戴校聚珍本云先各本多訛作安今从方本及漢書此改

先字蓋據漢書校與戴說合

然而湯武能廣大其德

喜孫案虛刻作然如孔注本亦作然如戴校聚珍本云然而各本訛作然則如

三字今从方本謹案漢書正作然而而如古通用此改而字據漢書與戴說合

則言者莫敢妄言

喜孫案虛刻脫敢字从劉貞廷本也戴校聚珍本孔氏注本並有敢字此增敢字與戴孔

同據漢

書也

今或言禮義之不如法令

喜孫案盧刻作今子或言與孔氏注本同戴校聚珍本云今字下各本多

衍子字今从方本及漢書謹案此測子字據漢書也與戴開合

夏小正第四十七

隋書經籍志夏小正一卷戴德撰

鴈北鄉傳何以謂之爲居

喜孫案盧刻無爲居與傳崧鄉本同戴校聚珍本無爲居二字云各本或

衍一居字或衍爲居二字今从方本有爲居二字此增爲字蓋同孔說

而不記其鄉何也

喜孫按而盧刻作如孔氏注本亦作如戴校聚珍本作而云而各本多作如今从傳本謹

案而如古通用此改而字蓋據傳崧鄉本與戴合

雉震响傳震也者鼓其翼也响也者鳴也

盧刻作震也者鳴

也响也者鼓其翼也戴君云徐堅初學記兩引此文皆作响

者鳴也震者鼓其翼也

喜孫案戴校聚珍本孔氏注本並先响後震从初學記也此改先震後响

據經
文也

初歲祭耒傳始用暢也其曰初歲云爾者暢也者終歲之用祭

也言是月之始用之也

喜孫案盧刻正文有始用暢三字傳首又有初歲祭耒四字其曰初歲句

在用祭也下又無歲字是月下無之字此蓋依戴校戴氏初校本云初歲祭耒止此四字屬夏小正元文自始用暢也已下皆為解說不必重初歲祭耒始用暢也字似文義更明戴校聚珍本云經不重初歲祭耒而必曰初歲祭耒以祭必用暢而用之自是始故加初歲二字以表此祭為終歲用暢之始始用暢也正解經文言初歲二字所兼含之義下復申之曰其曰初歲云者以暢是終歲之祭所皆用初歲對終歲而言各本或訛及其用初云爾儀禮經傳通解作其曰初云爾也者又移此句于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下文理隔礙不可通其列夏小正經文增始用暢三字為經愈生糾紛矣孔校非同又案戴校作其曰初歲云者从方本也孔校作其曰初云爾者从通解也此措歲字而不剛爾字不詳所據何本

獮祭魚傳其必與之獸何也

獻即謂之獻也先君注謂字于與

字之旁以此下來降燕乃睥傳與之穴何也同又按戴校聚珍本載舊注云與疑作謂

鞠則見傳歲再見云爾

喜孫案各本脫云字戴氏文集日爾上當有云字脫在蓋記時也下戴按聚珍

本日云字各本脫在蓋記時也下今訂正孔校本仍無云字此文仍以蓋記時也云五字爲句盧刻則并下條云字無之此增云字於爾字之上蓋用戴說

初俊羔助厥母粥傳而不食於母也

於戴校作其

喜孫案戴氏文集日

當從別本於作其者戴校聚珍本孔氏注木並作其而不言所據何本先君子此標戴校于簡端而不改傳文蓋存疑也

祭也者用羔

喜孫案盧刻無也字戴校聚珍本孔校本並有也字此增也字與戴孔同

榮莖采繫傳莖采也

喜孫案采盧刻作榮戴氏文集日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載此文榮作采與上大舍采

也字正一例謹案古榮字止作采此改采字蓋同戴說顏之推匡謬正俗日古之經史采菜相通

繫山胡由胡者繫母也繫母者旁勃也

左氏傳隱二年正義

引此作繫遊胡遊胡旁勃也

喜孫案此條正文與傳各本不同戴校聚珍本作繫旁勃

也其經傳之分與盧刻同孔校則以榮莖爲經之一條傳日采也以采繫由胡爲經之又一條傳日繫由胡者繫母也繫

旁勃也三本不同未詳孰是有壬案由胡二字一在幽部一在魚部二部古多合用故由胡叠韵旁勃雙聲古者草木之名多用雙聲叠韵非可執其字以求解也孔用黃尚書說以旁勃爲四旁皆勃然生殊屬附會先生據左傳正義校去繁母字則無所庸其附會矣

昆小蟲抵抵傳萬物至是動動而後著喜孫案虛刻不叠動字孔本亦不叠動字戴校

聚珍本云各本脫至字又脫一動字今從傳氏方氏合訂孔校云至是下黃木叠出動字此增動字蓋同戴說

推之不必取故言推而不言取喜孫案虛刻作推之不必取之取必推而不言取戴氏文集曰

推之不必取之各本無句末之字取必推而不言取戴氏文集曰作故言字形諷外戴校聚珍本云改作故言云故言各本詁作取必今從方本此改之取必三字爲故言二字蓋同戴說

來降燕乃睇傳百鳥莫日巢突穴謂之室何也喜孫案虛刻作室穴也與之室

何也孔本作突穴取與之室何也戴氏文集曰突穴取與之室何也各本皆然突當作突王逸注楚辭突廈云突複屋地洪興祖補注云突深也隱暗處蓋突廈猶言深廈此突穴指燕所爲巢深隱也下云謂之室何也是書或譌作與或譌作

爲不勝舉因與字又誤衍取字戴校聚珍本作突穴又謂之室何也云突穴卽燕之所爲似穴而突出者也又謂各本訛作取與今从方本孔云取字誤當爲其與之謂之也謹案此改突穴謂之室蓋用戴文集之說與與謂轉注說見前

鳴札傳札者寧縣也爾雅注引此作鳴蜚虎縣

良蜩鳴傳良蜩也者五采具良爾雅注引傳作頌

唐蜩鳴傳唐蜩者屢也屢爾雅注引此作蠲

菽糜善孫案盧刻作糜戴校聚珍本亦作糜孔本并同且曰于文糜也之糜从禾糜粥之糜从米此傳字爲糜不爲糜諸家以爲赤梁粟抑失其訓觀社

已在經中喜孫案已盧刻作以孔注本亦作以聚珍本作已謹案鄭君注檀弓以與已字本同此改已字據聚珍本也

又言之何也喜孫案何也上盧刻有時字孔本亦有時字戴校聚珍本从方木改時爲是孔注亦云時是也此刪

時字未詳據何本

皇清通雅卷之六

狂拔貢大戴禮記正誤

頒馬傳分大夫卿之駒也

喜孫案大夫卿三字盧刻作夫婦二字聚珍本孔本并同此改大夫卿據

傳崧卿

本也

將閑諸則

喜孫案閑各本作閒戴校聚珍本云閒當作閑孔注亦云閒閑也此改閑字蓋同其說

鷹始擊傳故言擊云

戴校無故言二字

喜孫案戴氏文集曰各本無言字通解止

作擊云於古人文體尤合戴校聚珍本仍有故言字云各本脫言字今從傳本孔校亦云宋本脫言字從傳本增此不剛

于旁蓋存疑也

狸子肇肆傳或曰肆殺也

喜孫案或曰上各本有其字傳氏疑其字衍戴校聚珍本亦云其字衍文

盧校亦云其字衍此刪其字蓋用其說

灌荼傳灌菘也

喜孫案菘字聚珍本作聚孔注亦作聚惟盧刻作菘傳盧氏卷首凡例云菘乃叢字而訛為聚

今皆改正不復沿襲以淋後學之惑則此字乃盧氏所改先君識聚字於菘字之旁復抹去之蓋用盧說爾雅云灌木菘

木是其據

丹鳥羞白鳥傳丹鳥也者謂丹白也白鳥也者謂閩蚋也其謂之鳥者重其養者也有異者爲鳥羞也者進也不盡食也

案爾雅翼釋蟲四引此文云丹鳥羞白鳥丹鳥也者謂丹螿

也白鳥也者謂蚋也其謂之鳥者重其養也凡有異者爲鳥

羞者進也不盡食也羅氏所據本乃是丹螿喜孫案虛刻丹鳥者無也字白

鳥謂閩蚋也無也者字其謂之鳥何也無者字有句也二字

此蓋按月令注校與孔校同戴校據珍本亦同惟其謂之鳥者下多何也二字彼從傳本也

鹿人從傳從者從羣也喜孫案傳首處刻有鹿人二字蓋校聚珍本亦有之云各本不重鹿人從三字

冬從方木孔校不重鹿人從三字補注曰鹿人疑當作鹿從

蓋傳者呼經句也古從字作从妄者遂因下或曰人從而改耳謹案此刪鹿人二字與孔說微異未詳所據何本

離羣而善句以離而善喜孫案以虛刻作之孔注本亦作之上屬爲句戴氏文集曰之當作以字形之

汪坡貢大戴禮記正誤

譌此改以字蓋用其說

戴校聚珍木仍作之

熊羆貉貉颯颯則穴喜孫案熊羆虛刻作能罷戴校聚珍木孔氏注本並作熊羆此改熊羆與戴孔同又

案宋本作颯颯則穴盧校戴校孔校並據爾雅注改作颯颯今攷廣雅引此正作颯颯則穴

射祭獸傳善其祭而後食之也喜孫案虛刻無後字戴校聚珍本孔注本並有之此增後字蓋

同戴孔說

南門見喜孫案南上各本有初昏二字戴校聚珍木云此月南門二星朝見於東南南闕非昏見也初昏二字乃衍文盧

校亦云疑字誤此剛初昏二字蓋用戴說孔則戴初昏二字自為一節

於時月也萬物不通喜孫案虛刻以此為昏人不從傳戴氏文集云八字應屬小正文若說不正者則

是字直用是不用時篇內可考義亦非解尚人不從孔校同先君子此以殊乙之蓋用戴說

正文四百七十二字喜孫講案孔氏首篇注云舊本篇末或記字數或否今悉補列以資校核

先君校夏木正特記正文字數于簡末亦以資校核也謹仍之

保傳第四十八

因舉以禮

喜孫案因虛刻作因以虛刻作之戴校聚珍本云魏書李彪傳所引作因舉以禮與新書合今參據改正

譚案漢書亦作以禮此改因改以益同戴說賈誼書作以禮

有司空肅端冕

喜孫案肅字虛刻作風其二字戴校聚珍本據魏書李彪傳改爲肅今及漢書新書重作肅先

吾參據改正與

戴開合注同

教固已行矣

喜孫案已虛刻作以孔本亦作以聚珍本作已謹案漢書正作已以古通此改已字據漢書也與

聚珍本合賈說書作已

此三公之職也注古尙書及周禮說與此同

喜孫案虛刻作尙書及周禮說而文

與此同戴氏文集曰通解載此注而作古當是古尙書及周禮說與此同轉寫致誤又衍文字許叔重五經異義稱合尙

書說古尙書說是其証聚珍本作古尙書及周禮說與此同孔校本作古文尙書及周禮說與此同段若膺校戴集說

與孔同不以文爲衍字此增古字于上刪而文二字蓋同戴說

夫習與正人居不能毋正也猶生長于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

不正人居不能毋不正也猶生長于楚不能不楚言也

喜孫案毋

正也至不能毋二十三字盧刻無之孔本亦無之此據漢書增與聚珍本合賈誼書亦有此二十餘字惟多兩之字少一

也

習貫如自然 虛刻之爲常三字因注而誤今從賈誼書改正

喜孫案漢書亦作如自然聚珍本孔注本並作之爲常

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宮也

喜孫案學學二字虛刻作小學小三字孔本同戴校聚珍本據賈誼

新書及漢書訂正此改

而思相及矣 而民不誣矣

喜孫案兩而字虛刻作如孔本亦作如謹案而如古通漢書新書並

作而此蓋據之依

而功不遺矣

喜孫案遺各本作賈此蓋據漢書新書校正

退習而攷于大傳

喜孫案攷各本作喘此蓋據漢書新書校正

而匡其不及

喜孫案匡各本作達此蓋據漢書新書校正

此五學者

喜孫案學者各本作義者此蓋據漢書新書校正

則百姓黎民化輯于下矣

喜孫案輯虛刻作緝孔木亦作緝聚珍本作輯舊注云緝一作輯此改輯

字與聚珍本合蓋據賈誼書校正

有徹膳之宰

喜孫案徹虛刻作腐聚珍本亦作腐孔校本亦作腐大平御覽文亦作腐宋本則作徹腐此改徹字

蓋據漢書新書校正

有敢諫之鼓注舜置之使諫者擊之以自聞也

喜孫案虛刻注無者字戴氏文

集日通解載此注諫下有者字今攷聚珍本有者字孔補注本亦有者字此增者字蓋同其說

工誦箴諫

喜孫案箴各本作正此蓋據漢書新書校正

注大夫諫之以義後於誓史

喜孫案虛刻之作足後作使史作史與戴氏文集曰足當作之使當作

後別本與作史此以解正課在晉史樂工後也此改之改後
改史蓋同戴說與聚珍本合又案戴意以經文正字爲大夫
與漢書新書
作箴者異

故切而不愧蓋據漢書新書校正

所以明有敬也蓋據漢書新書校正

所以明有孝也注教天下之子也
亦作孝上注教天下之臣也

聚珍板本亦改作別云從永樂大典本與此全異孔氏補注
本則上節注作臣此節注作子此改孝作子而不改臣爲別

蓋同
孔說

趨中肆夏注車亦應樂節
蓋據漢書新書校正

開其聲不嘗其肉字于旁復抹去之蓋恐新書係後人據孟子

改也上句見其生不食其殂今新書亦作
不忍見其以與孟子合可以知其故矣

注玉藻曰蓋據小戴禮記改正

明堂之位日 案賈誼書正作明堂之位

喜孫案此條蓋駁盧刻校語盧云此位字

當作禮上引學禮此引明堂禮皆逸禮也戴校聚珍本亦云位當作禮此據賈誼書駁之

博開而強記

喜孫案各本無而字此蓋據賈誼書增入

殷周之所以長久者

喜孫案所慮刻作前孔本亦作前戴氏文集曰前當作所字形之譌戴校聚珍本云

所各本訛作前今从方本謹案漢書正作所此改所字蓋據漢書校與戴合賈誼書作所

其輔翼天子

喜孫案天子漢書作太子大戴各本則皆作天子先君初改太子既又改爲天子蓋从大戴禮記盧

校亦云當以本書爲是謹案賈誼書正作天子

所向者告許也

喜孫案許各本作得此蓋據賈誼書校改謹案盧僕射注云則此字北周時已誤

今日卽位而明日殺人

喜孫案各本無而字先君據賈誼書校補漢書同

深爲之計者

喜孫案各本無之字先君據賈誼書校補

謂之詿言

喜孫案各本作詿誣此蓋據漢書及賈誼書校正

皇清經解

卷八

莊拔貢朱戴禮記正誤

十四

彼其所以習導之者

喜孫案各本無之者二字此蓋據漢書及賈誼書校補

而視已事

喜孫案而虛刻作如孔本亦作如戴校聚珍本作而云各本作如今從方本謹案賈誼書正作而此蓋據

之校正與戴合又案而如古通

然而不能從

喜孫案而虛刻作如孔本亦作如戴校聚珍本作而云各本作如今從方本謹案而如古通用賈誼

書正作而此改而字蓋據賈誼書校也與戴校合

然而不避者

喜孫案避各本作辭此改避字蓋據賈誼書校正

案數譯而不能相通

喜孫案案虛刻作參宋本亦作參戴校聚珍本作案云各本說作參今從方本孔校

亦作案盧校亦云疑當作案形近而說謹案漢書作累即案也此改案字與戴孔同賈誼書亦作累

天子不論於先聖王之德

喜孫案論於二字虛刻作論孔本亦作論戴校聚珍本作論云各本說作

論今从方本及漢書謹案賈誼書作論於二字此蓋據之校正

不知君國子民之道

喜孫案君國虛刻作國君宋本亦作國君聚珍本亦作國君孔校本作君國謹案太

平御覽引此正作君國此蓋

據之校正與孔合

賈誼書

禮記

不中於刑獄喜孫案盧刻作制獄孔備注亦作制獄戴校聚珍

謹案賈誼書正作刑獄此蓋據之校正與戴說合

凡是其屬太傅之任也

喜孫案盧刻其作之宋本亦作之戴校聚珍木从方本改作其孔注木从朱本

改作其此改其字與戴孔合賈誼書作其

妄顧哆唾

喜孫案妄虛刻作妄戴校聚珍本作妄云各本訛作妄今從方本孔注亦以妄爲字誤謹案賈誼書正作

妄此蓋據之校正與戴孔合

趨行不德

喜孫案德各本皆作得此改德字蓋賈誼書校正又案德得古通

隱琴肆琴

喜孫案各本無肆字此蓋據賈誼書校正

天子燕辟廢其學

喜孫案各本作宴暗其學蓋據賈誼書校正

不博不習

喜孫案博虛刻作博聚珍本作博孔注本作博從通解及劉貞廷本也謹案新書實作博此蓋據之校正

皇青匪怪

卷八百零二

注按頁大戴禮記正誤

五

較戴孔
爲核

御器在側不以度上下雜采不以章

喜孫案度字下虛刻有縱字孔本同戴校聚珍木刪

之云各本衍縱字今從方木虛校亦疑縱字衍凡核亦謂縱字衍此刪縱字蓋同其說賈誼書無縱字

賦與譙讓不以節

喜孫案譙虛刻作集孔本聚珍木並作集通解云當作譙孔注云集當爲譙字形之訛古

讀集或亦如譙小雅是用不集與答道字爲前此改譙字蓋用其說賈誼書作唯

天子宴私安而易

喜孫案而虛刻作如孔本亦作如戴校聚珍本作而云各本作如今從方本此改而字蓋

用戴說謹案而如古通賈誼書作所

飽而強注強猶勸也

喜孫案勸虛刻作強戴氏文集日當作飽勸也周禮司諫注有此訓戴校聚珍木改

爲強勉強也孔本仍作強猶強也此蓋勸字蓋用戴文集說

暑而喝

喜孫案喝虛刻作渴宋本元本作喝戴氏文集日通解載此文作喝注之云喝傷暑也渴喝皆字形之訛聚珍

本孔木並作喝此改喝字蓋同其說賈誼書作喝

宴樂雅頌失樂序

喜孫案失盧刻作述此改爲失未詳所據何本聚珍本作述從方本也孔木作述據下注

也各本或訛作送或訛作造未知所自

不知先王之諱與國之大忌

喜孫案各本作大國之忌此蓋據賈誼書校正

素誠繁成

賈誼書作素成無繁成二字

喜孫案戴校聚珍本作素成二字云云

按曰素成則此二字月下之辭各本作素誠繁成因訛致衍今訂正孔校云繁素之訛而衍也誠成之訛而衍也古書往往有似此者緣校讎者錯黃乙之後人轉寫遂兩存其本不復識別此據新書校與戴孔同

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宴室注宴室夾室次宴股也

喜孫案夾盧刻作非次盧

刻作於戴氏文集曰通解載此注作夾室次宴股也今是書夾並作赫內則注云側室謂夾之室次宴股也亦一旁証戴校聚珍本作夾室次于股也孔木作鄰室次宴

寢也此改鄰爲夾於爲次據通解也與戴孔合

王后比七月就宴室夫人婦嬪則以三月就其側室

喜孫案盧刻此作以

宴下無室字則作卽戴氏文集曰當從通解作比七月就宴室

室聚珍木作比七月就宴室夫人婦嬪則以三月就其側室

孔補注本同惟則作卽此改比改卽
增室並與聚珍木同謹按卽則古通

大師持銅而御戶

注大師瞽者

齊孫案大師盧刻作太史戴
氏文集曰當作大師注同戴

校聚珍木云各本訛作史今據通解訂正
本亦作太師此改大師蓋用其說

行則鳴佩玉

下車以佩玉爲度

齊孫案佩盧刻並作佩孔
本同此改佩與聚珍木合

玼珠以納其間注納於衡璜衡牙之間

齊孫案盧刻無衡牙字
戴氏文集曰通解之間

上有衡牙二字今致聚珍本有衡牙字孔補注
本亦有衡牙字此增衡牙字從通解與戴孔合

立而不跛

齊孫案跛各本作跛舊注六跛一作
跛先君用作跛之木據賈誼書校正

注古者婦人任子之禮

立不踣

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如

此則生子形容端

齊孫案盧刻任作孳無立不二字無夜則
令瞽四字無生子二字戴氏文集曰踣上

脫立不二字誦詩上脫夜則令瞽四字形容上脫生子二字
又云任卽難孕亦當作任案下言任子之時經言后妃任成

王子身故戴誦此孕亦當作任案珍木不改孕爲任并改下
任爲孕又增誦詩二字不增夜則二字餘並同孔校增立不

二字餘並仍其舊說各不同
先君此校悉依戴氏文集

由此觀之

喜孫案山盧刻作猶孔本亦作猶謹案山猶古通賈誼書正作由此蓋據之校正與聚珍本合

注故白虎通

喜孫案故盧刻作敬戴氏文集曰敬當作故聚珍本孔木並改作故此改故字蓋同其說

穆公以秦顯名尊號注二世以天下兵寇之事責之

喜孫案書之上各本

有而字先君校去
之不詳所據何本

趙任蒯相如

喜孫案任各本作得此蓋據賈誼書校正

安陵任周瞻

周瞻卽唐睢形近而訛

喜孫案孔氏補注曰周形近唐瞻形近睢並轉

寫之誤說與此同
足補盧注之闕

注安或爲鴈

而鴈陵君

喜孫案兩鴈字盧刻並誤作隱聚珍本孔木並與先君所改合

而昭王復反

喜孫案復反各本作反復先君校定蓋據賈誼書

齊有田單注閔王之子法章也

喜孫案盧刻脫法字先君據史記增與聚珍本孔木合

韋青歷年

卷八

注拔貢大戴禮記正誤

三

湯去張網者之三面注欲左左欲右右喜孫案虛刻不叠左右字戴氏文集日欲左欲

右當重左右字聚珍本孔本並用戴說增左右字先君此核蓋同其說

以其所為順於人也喜孫案虛刻所作前順作慎戴氏文集日前亦當作所慎當作順謹案順慎古通賈

誼書正作所作順先君據之校正與戴說正合與聚珍本同

故同聲則處異而相應喜孫案各本無處字此蓋據賈誼書校補

而置屐於壯堂於我足矣注而猶汝也 篇末四字注當在此

戴君云喜孫案戴君說見戴氏文集再與虛傳講書孔注亦從戴說移注于此又案篇末注也作矣此改也字或

別有據

靈公造然失容 造當從賈誼書作戚聲之誤也喜孫謹案先君知新記云

韓子顯學篇舜見瞽瞍其容造焉造蹙聲之轉則造戚亦聲之轉矣孔氏補注曰古戚造二字異形同聲詩小明戚與與為詞周官眠瞭鼓鑿杜子春讀為憂戚之戚寧因注則云杜子春讀為造次之造明古音戚與造同也可與先君此條相

發明

而鄒衍樂毅自齊魏至

喜孫案盧刻作以齊至三字戴氏文集云當作自齊魏至戴校聚珍本云各本

自訛作以脫魏氏今從方本及賈誼新書謹案先君據賈誼書校正與戴合

注韓詩外傳云燕昭王得郭隗鄒衍樂毅是以魏趙與兵而攻

齊

喜孫案盧刻注多外誤先君依戴氏文集校定如此與聚珍本孔本並不同

棲閔王於莒注閔王地也

喜孫案盧刻無地字戴氏文集云是書注例閔王名地當注云齊王地也

脫地字聚珍本孔本並有地字此校補地字蓋同戴說

燕度地計賦

喜孫案度盧刻作支孔本亦作支戴校聚珍本云度各本說作支今從方本謹案賈誼書正作度此

然孫之校正與聚珍本合

然而所以

喜孫案各本而作如聚珍本作而今攷賈誼書作而先君蓋據之校正又案而如古通

由得士故也

喜孫案各本無故字先君據賈誼書校補

夫聖人之于聖者之夙尚如此其厚也況當世存者乎

喜孫案各本脫

聖者至也況千一字先君蓋據賈誼書校補又案汪文而猶汰矣四字先君移之於前此處刪去之用蓋說也

曾子立事篇第四十九

曾子弟一

喜孫議案四五兩卷曾子十篇先君皆別標曾子第

幾于篇題之下篇內凡盧注之不合者悉林之似不專因釋校而然或當日有意校定曾子十篇抽出別行故歟謹案十篇似校獨詳今備載當時同校各家之說以相參攷

君子攻其惡

喜孫議案各本此下有盧注計其失三字聚珍本作計其失也四字先君校去

求其過

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省其身三字聚珍本作省其身也四省先君校去

可謂學矣

喜孫案先君於此畫爲一段

亦可謂守業矣

喜孫案先君於此畫爲一段

君子學必由其業

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故業必請之五字先君校去

承間顏色而復之

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復白也三字先君校去

雖不說亦不彊爭也

喜孫案此下各木有盧注雖不說未解不強爭先君校去又案先君子此畫爲一段

致此五者而已矣

喜孫案先君於此畫爲一段

君子終身守此悒悒也

喜孫案盧刻無也字孔刻亦無也字阮刻亦無也字聚珍本有也此兩也字益

同聚珍木

身行之後人秉之注言其可法

喜孫案秉之下各本無言其可法四字有盧注非法不言至行

則爲人安之凡廿字先君校改謹案此改廿字爲四字不知

係盧注別本耶抑當日有意作注此卽自作此節之注耶今

不可得而詳矣

君子終身守此懼懼也

喜孫案各本無也字聚珍本有之先君校補與聚珍木合又案先君子此畫爲

節一

不殄微也行自微也不微人行自微也之微微猶伺也察也

王念孫案微猶匿也已有善則務自匿人有善則揚之

學誠案上句微字疑作莫顯乎微字解下二微字則何察

其微故仍用微字義自通

喜孫案此當日同校各家之說先君手錄于簡端今仍之

君子終身守此勿勿也

喜孫案先君於此畫爲一節

見不善者恐其及己也

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論語曰至如探湯十三字先君校去

是故君子疑以終身

喜孫謹案先君于此畫爲一節

忿怒思患

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故愚說者朝忿忘身八字聚珍木作一朝之忿忘其身凡十一字先君校去此

注又識其上曰朝忿忘身疑有脫字戴云當是一朝之忿忘其身謹案戴說見戴氏文集再與盧侍講書

君子終身守此戰戰也

喜孫案先君於此分節

行必思言之 行必思言之謂所行者欲其可以告人也

喜孫案言

之下各本有盧注貴其可談言

言之必思復之

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論語曰至可復也凡十一字先君校去

思復之必思無悔言

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思唯可復四字先君校去此注又識其旁曰戴云當作無

不可復謹案戴說見戴氏文集再與盧侍講書聚珍本作無不可復

亦可謂慎矣

喜孫謹案先君於此分節

從之以行

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以言不虛四字先君校去又案聚珍本作已言不虛

從之以復

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易曰終日乾乾反復其道十字先君校去

復宜其類類宜其年

復宜其類謂言信行果惟義所在也類

宜其年謂積久而不改其節

念孫案復宜其類謂觸類而

廣之也

喜孫案各本類下有盧注詩曰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十字年下有盧注詩曰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十字先

君校去而自爲注如此

亦可謂外內合矣

喜孫案先君於此分節

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言兩問則不行其難者道遠日益矣

喜孫案各本無未五字說案荀子大畧篇君子疑則不言未
問則不立道遠日益矣注云此語出曾子先君蓋據此文校
補又案此五字各本錯簡在下取信弗主上先君據荀子移
遷於此矣字各本誤作云亦據荀子改阮氏下注亦云云乃
矣字
之譌

亦不以援人

喜孫案先君於此分節

疾其過而不補也

補猶文也與改義正相反不得以改釋之

喜孫案此節各本有慮注補猶改也四字先君校去而自爲注復駁之如此謹案聚珍本作補謂文也與此合

飾其美而不伐也

飾修也

喜孫案此節各本有慮注顏淵曰願無伐善七字先君校去而自爲

注如此

不說人之過

不說人之過說字本明注增一解字轉混

喜孫案慮

注說解說也四字元本無慮刻據程榮本增入其非慮僕射注明矣先君校去此注又復駁之如此

存往者在來者注在猶存也

胡珩案在當訓察

喜孫案胡氏說與慮注不

同先君手錄於簡端而
不抹去盧注蓋兩存之

善則有鄰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
德不孤三字先君校去

不盡人之禮

此注亦非喜孫案此節各本有盧注通飲食至
其忠也十八字先君校去而復駁之

往者不慎也注於物來者不游豫往者無所慎喜孫案各本注
首有慎故二字

先君校去謹案先君初校本并於字往者無所慎五字悉刪
去而識其上日不慎疑當作不順古字通繼復抹去校語仍
存舊法唯去其首

二字謹詳記於此

惠而不儉念孫案儉字疑喜孫案此條先君錄王
說於簡端而未下已意

與其倨也寧句中案句或敬字之脫誤念孫案玩與其語

意恐當作句蓋行過乎恭之意非美德也喜孫案此條先君
先下已意後載王

說蓋兩
存之

君子亂言弗殖 念孫案亂言而弗殖而字衍或它處錯入孫

案各本作亂言而弗殖先君校去而字故
譏王說于上謹案孔校亦疑而爲衍字

道遠日益云 此與上下文不倫句字疑多脫誤荀子大略篇

云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立道遠日益矣注云此語出會

子案云當作矣上二句脫簡當補入道遠日益云馬本無云

字 劉台棋案荀子所引二語已見上此不當補其立字卽

言字之誤 喜孫案此先君初校云爾後錄劉說於此移
補五字於前章此處刪去此五字據荀子也

僉言弗與 馬本靈作僉 喜孫案僉各本作靈戴校聚珍本作
鈴云鈴古陰字各本訛作靈今从方

本孔注云靈言靈異之言阮注
云極知鬼神口靈皆未攷釋史

注不主謂僉議所同不爲主 喜孫案此上各本有道遠日益積
習之也八字先君既移經文五字

於前則此注無
所屬故刪去之

君子不倡流言

喜孫案各本倡作唱戴氏文集曰唱當作倡此同其說

多知而無親

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無所親行四字先君校去又識其上曰無所親行行當作信疑非一時之

筆

多言而慎焉

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多言者謂時事須殺也言雖多而皆慎焉十六字先君初校改殺爲繫从

戴氏文集校也
繼又校去此注

好儉而儻者

懷祖云儉而好儻當作好儉而儻喜孫案各本作儉而好儻

先君校正復引王
說以實之如此

君子不與也注儻塞也

喜孫案此下各本有言好直則太徑爲儉又大逼塞於下也十五字先君校去

亟達而無守注亟數也

喜孫案此下各本有數自達而無所守七字先君校去

好名而無體

斫案體猶實也喜孫案此節各本有盧注無容體三字先君校去而以胡氏說

之易

忿怒而爲惡 忿怒而爲惡玩注文則本作無惡傳寫者改之

耳戴君同

喜孫案戴氏文集曰爲當作無注內兩說前說謂忿怒妄動不必心以爲惡而怒後說謂人本無惡

而妄怒據後說爲字外謬明矣義則前說尤善戴校聚珍本作無云各本訛作爲今從方本先君校正此本繼復注戴君

同三字於旁
蓋與閻合

巷遊而鄉居者乎 台拱案鄉居朱本作鄉飲似長中案上已

有嗜酤酒朱本非也

則無藝矣

喜孫案則各本作即先君校正謹案高似孫子畧馬摠意味並作則此蓋據之校

亦可以勉矣 勉與免同言其不足責也 喜孫案此節各本有盧注言其過不大也

六字先君校去而節錄
盧氏校語易之如此

過而不能改倦也

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倦頹病人四字先君校去

行而不能遂恥也注謂不能終 喜孫案此下各本有也字先君校去

道言而飾其辭虛也

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謂道聽求言文飾其辭也十字先君校去張珍本孔本作

謂道聽來言文飾其辭也

殆於以身近之也

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殆危之言危於以身近之十字先君校去張珍本孔本皆作殆

危也言危於以身近之

殆於身之矣

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危害于身四字先君校去

殆於以身遠之也殆於以身遠之殆於反之矣

從戴校本

案遠各本作近遠之也下有盧注近當字誤爲遠反之各本作身之戴校聚珍本改身爲反此從之又刪盧注六字改兩

近之爲遠之與孔注阮注不同

故曰聽其言也可以知其所好矣

此處故曰字衍

日字先君校去

可以知其術也

術也當作術矣

喜孫案各本皆作術也先君校正此字爲諸家所未及上

同餘

其下亦能自彊注謂其身不爲

喜孫案此下各本有大上謂五帝至五霸假之凡十字先君校

去

亦可謂棄民矣注自執而誣於善

喜孫案誣虛注作輕戴氏文集曰輕當作誣字形之譌駁

珍本孔本並作誣此改誣字從戴校也

其次而能夙絕之也

念孫案其次而能夙絕之次下當有脫

字中案上注以無爲過之意解不生惡此云有意而隨絕之

脫處當是生字念孫案前云禍之所由生自熾熾也是故君

子夙絕之此處脫生字無疑

喜孫案孔氏注亦云次下當有生字

亦殆免于罪矣

喜孫案免各本作勉孔本作免云宋本譌勉從元本改蓋收免本益據元劉貞廷本與孔校合

又案勉免古通

是故君子爲小由爲大也居猶仕也倚則未爲備也而勿慮存

焉

喜孫案各本四句皆有慮注首句注云常思正也四字次句注云故曰父母爲嚴君子孫爲臣民也十三字三句注

云恒謙虛也四字四句注云不忘危也四字總廿五字先君校刪

亦猶用慶賞於國家也 案慶賞上當有用字國下有象字從

荀子大畧篇補入

喜孫案各本無用字象字先君據荀子校補二字乃與下句文法一例

鮮不濟矣注淫大

注淫大朱本作淫汰 喜孫案聚珍本孔本俱作大阮注亦引作

大先君於此識朱本異字而未下已意未知何從然義得兩通

是故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注禍福唯人宜其慎也

喜孫案此下各本有

是以易有履虎之言詩有臨淵之戒十四字先君校去又案先君初校本并去此八字注後又存之

愛之而勿面也使之而勿貌也

愛之使之從荀子補

喜孫案各本無

兩之字此從荀子校補爲諸家所未及

曾子本孝弟第五 曾子弟二

庫亦弗慙

喜孫案庫宋本作痺盧刻同戴氏文集曰痺當作庫聚珍本孔本阮本並作痺此改庫字與戴孔同

隱不命

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人有隱避不許之也八字先君校去

孝子惡言外焉

惡言外焉流言止焉玩其語言正是一例注

云外且不行似謂孝子不出惡言矣或改且爲謂於義始通

又案荀子大略篇亦載此語楊氏注云外猶盡也鄭康成云

外之言漸漸猶消盡也亦一証

喜孫案外爲各本有盧注外以不行四字先君校去又復

駁之如此謹案外之訓漸古人通語白虎通德論釋名皆載此訓楊說確勝盧注

孝子游之 念孫案游疑當作由

喜孫案先君錄王說而木下已意蓋同其說

暴人違之

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就其常也春秋左傳曰其十字舛誤不可通先君校去

以不敢忘其親也

喜孫案此各本有盧注身口者親之枝也可不敬乎

以正致諫注謂卿大夫

喜孫案謂盧刻作諫聚珍本孔本阮本並作謂盧學士文弼曰當作謂字

以力惡食任善

以力惡食惡當作務聲之誤也馬本作任任

善當從上句

喜孫案盧注于任善之上間以任語蓋以任善屬下讀也先君校正不知據何書

不敢臣三德注謂三者之孝

三疑當作王戴君同

喜孫案戴氏文集曰

三當作王聚珍本正作王孔本阮本亦皆作王

曾子立孝第五十一 曾子第三

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也

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不可

不能十六字先君校去復議其

上日況以所不能句疑有脫文

盡力而無禮 案盡力亦當有而字

喜孫案各本無而字先君校補阮本用先君說則與

上文句一例

則小人也

喜孫案各本此下有盧注豈小人而已哉乃大馬之養十一字先君校去

則不入也。珩案不入字當是小人字之訛。此二段與上君子

之孝反對。喜孫案先君引胡氏說而未改正經字蓋存疑也。

敬以入其忠。彬案敬以入其忠入當作全。喜孫案此條亦未

子曰可人也。不可人也。此子曰字似它處錯入。喜孫案兩

疑入字之譌先君殊識其旁而未改正蓋存疑也聚珍本孔本並作入阮注亦曰人當爲入字之誤也。

曾子大孝第五十二 曾子第四

論父母於道注親未意。喜孫案於各本作以聚珍本作於孔本

校四庫書據汪暉書改於與小戴禮記合○又案汪首慮刻有凡言於事四字聚珍本孔本作凡言與事王紘孫念孫疑爲凡言事於親未意說各不同先君校去四字未詳據何本

安爲難。喜孫案此下各本有慮注以忠肅將也五字先君校去

可謂能終也。終也當依祭義作終矣。喜孫案各本皆作終也

諫而不逆注當柔聲下氣

喜孫案此下各本有也字先君校去

加之如此謂禮終矣

念孫案加之字疑中案加字當是如字

之譌又衍一如字之字當乙下當作如此之謂禮終矣彬案

加之二字如此下脫一可字

喜孫案先君於既下已意之後復引朱說于下於經文則抹去

加之二字疑後改從朱說或兩存之亦不可知

曾子事父母弟五十三 曾子弟五

單居離問於曾子曰事父母有道乎注單居離曾子弟子

喜孫案此

下各本有也字先君校去

曾子曰有愛而敬

此句有脫文

喜孫案各本皆如是

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 中陟仲反

喜孫案孔注亦云中

去聲與此合

皇清經解

卷一百一十

注拔貢大戴禮記正誤

七

孝子無私樂

彬案孝子無私樂樂上脫憂字

喜孫案先君錄朱說而未下已

意未改經字
益存疑也

木得爲人子之道也

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爲人父之事五字先君校去

兄之行若不中道則養之注養猶隱也

喜孫案也各本作之先君校正

弟之行若中道則正以使之

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正以使之以弟道七字先君校去

夫禮大之由也不與小之自也

珩案不與二字併此二語猶

云小大由之耳

喜孫案各本皆如是孔氏注曰自亦由也言禮貴由其大者不謂能由其小者與謂也小

正傳曰其必與之賦先君錄胡氏說而未下已意蓋存疑也故不刪盧注劉逢祿案胡兄似是而非孔補注致致確

辱事不齒

筠案辱事不齒齒字涉上飲食以齒誤也當作不

恥爲是

辱事不齒言少者當親辱事耳春秋傳臧孫辰曰

急病國語王孫雉曰危事不齒是也

喜孫案此条先引朱說後下已意蓋用鄭君之

例至以危事不肯爲確不可易之解阮氏注釋丁小雅說實則先君之說也唯所引春秋傳臧孫辰曰急病九字當有臧誤今無別本可校姑仍之

曾子制言上第五十四 曾子弟六

行之則行也

彬案行之則行也下行字疑是仁字

喜孫案各本作行先

君殊動行字之旁說朱說于簡端繼又抹味說益存疑也孔注阮注謂下行去聲

天下無道故若

且自如也四字先君校去

貧賤吾恐其或失也

或猶感也四字先君校去

故士執仁與義而明行之

句絕

明字疑

喜孫案羣書治要明字作不聞二字

阮氏注釋亦以行之爲句蓋本於此又案羣書治要改明爲不聞則行之字下屬爲句矣故阮氏駁之曰此是魏徵剛節本文之故不可從

水非水不流

喜孫案先君於此畫爲一節

行則爲人負 人負之人疑當作之

苟若此則夫杖可因篤焉

筠棗杖乃材之譌

喜孫案此各木有盧注言行

如此則其所杖者皆可因厚焉十四字先君校去而錄朱說於上蓋因其說又案先君於此畫爲一節

富以苟不如貧以譽

喜孫案此下各木有盧注貧則常也義不可無八字先君校去

君子視外如歸

喜孫案先君於此畫爲一節

兄弟之讎不與聚國注檀弓曰昆弟之讎仕不與共國

喜孫案各本盧

注此下尙有其從父兄弟則不爲魁也十字先君校去

族人之讎不與聚鄰

喜孫案先君於此畫爲一節

君子有盛教如愚

喜孫案先君於此畫爲一節又案此下各木有盧注言珍寶深藏若虛君子懷德若愚也

十四字先君校去

恥不知而又不問

喜孫案此下各木有盧注好責於人而不知自友也十字先君校去

是謂窮民也

喜孫案先君於此畫爲一節

有知焉謂之友注曾友之也

喜孫案曾各本作日戴氏文集云曰當作曾字形脫誤此改曾字蓋

川其說

庸孰能親汝乎注庸用也

喜孫案各本盧注此下有孰誰也三字先君校去

曾子制言中第五十五 曾子弟七

不懷厚祿

懷馬作博

喜孫案宋本作博元本亦作博盧本作懷戴校聚珍本作懷孔本亦作懷皆據

承樂大典也謹案文選揚子幼報孫會宗書注引此正作懷阮本亦作懷

凍餓而守仁注謂其守也

則君子之義注其功守之美 中

案馬本謂其守也四字誤作正文此下其功守之義亦注文

之誤無疑 台拱案功守二字不辭此句蓋注文蒙上以解

義字而誤作正文

喜孫案宋本兩注並誤人正文盧本聚珍木則上注訂正下注仍誤人正文孔本阮

本並定爲盧注
與先君此校合

雖獨也吾弗親也注人而不仁不足友也 故周公曰不如我

者吾不與處損我者也與吾等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吾所

與處者必賢於我 念孫案人而不仁以下此注疑全是正

文中案人而不仁二句是註故周公曰以下是正文各本皆

以此三十七字爲注文阮氏本用先君說移人正文其釋曰

呂氏春秋觀世篇云周公且曰不如吾者吾不與處謀我者

也與吾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己者

處據此可知此三十七字爲正文無疑矣呂覽之文多有從

會子竊去累加改易者以此相較明曰改會于正文也呂覽

此節與離獨弗親不甚近切虛不應引之即引之亦斷不能

改易如此之多又可知非虛撰呂共非虛注文明矣議案先

君此余得阮氏此說愈覺證據確鑿故附錄之又案獨字之

比說而取友

喜孫案比說二字先君以墨識之蓋別有考証未書於策今不可得而詳矣

仁之見逐智之見殺固不難諱身而爲不仁宛言而爲不智則君弗爲也 上仁字虛刻作畏念孫案固不難三字與上下

不屬當有脫誤中案此畏字當是仁字以形譌位又以聲譌

畏言無道之世仁智不容於人君子非不能枉道以苟免但

有所不爲耳

喜孫案或校案珍本作仁云各本訛作畏今從方本孔本亦作仁先君此校與或孔開合諸案

虛氏注云小人在朝多逐善於仁智者君子之人不在言行而懷其祿也則虛所據本正作仁之見逐無疑又案先君於

此畫爲一節

雖諫不受必忠曰智 喜孫案先君黃爲一節

是不檢四支不被注手足卽四支說者申慙勉耳詩曰行有

小人尙或嫌之 戴云詩云行有小人尙或嫌之此十字亦

注文故不注詩之幾章正文語勢亦顯然不可引詩橫隔 孫

案叢說見戴氏文集再與盧侍講書聚珍本孔本並以此二
十一字爲注文盧刻則以上十一字爲注下十字爲正文謹
案宋本元本非以上十一字爲正文其誤顯然盧校訂定上
十一字爲注則此十字乃訂定之未盡者耳戴說可據說苑
說叢篇所載
尤爲明証

有士者之羞也 盧校云當作有土者 順文作有士者正通

不必改作土字 說苑說叢篇作土橫道而假四支不揜非

士之過有土之羞也 喜孫案戴校聚珍本作上云各本訛作
士今從方本孔本仍作士阮本亦作士

先君始發盧校繼又引說
苑証盧校蓋非一時之筆

是故君子以仁爲尊 是故二字衍 喜孫案各本皆有是故二
字先君校去不識所據何

木

舜唯以得之也 中案唯以下當有仁字以上文校得之馬本

正作以仁得之 喜孫案戴校聚珍本作唯仁云仁各本訛作
以今從永樂大典本孔校亦作唯仁云宋本

謂唯以從大典改謹案謂以是仁之訛者臧孔說據水樂大典也謂以下脫仁字者先君說據馬駟釋史也阮氏注釋誤以臧孔說爲先君說又訛以先君說爲王侍郎說蓋傳聞之誤附訂于此

貨粟之富也注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

喜孫案盧注此下各本有初無父母後交讓國

遂退北海之濱而終於子首陽二十一字先君按上

以殺其身虛刻殺作役

臧云役當作殺前立事篇可據証孫

案臧說見臧氏文集再與盧侍講書聚珍本作殺云各本訛作役今從方本孔本亦作殺附致盧本正作役阮氏注釋云盧本改殺非也附舉正於此

曾子制言下第五十六 曾子第八

不通患而出危邑

邑馬作色

念孫案通當作遇

喜孫案聚珍本通作

避色作邑云各本避訛作通邑訛作色今從方本孔本亦作避作邑阮本則作通作邑謹案先君識馬本異文引王說疑通爲遇而未下已意今亦未敢附會

國有道則突若入焉國無道則突若出焉

喜孫案各本兩節皆有盧注上句注云詩

云如彼晨風德彼北林也凡十一字下句注云如大鳥奮翼而去也凡八字先君校去

夫有世義者哉 念孫案此句疑

喜孫案此條先君校王說而未下已意

恭者不入 台拱案恭者不入謂責難於君而其言不入

案此

條先君校劉說而未下已意亦未校去盧注益兩存之

曾子疾病第五十七 曾子弟九

然而君子之務盡有之矣

中案盡當作益

喜孫案戴校聚珍本作益云各本訛

作盡今從永樂大典本孔木作盡云大典作益阮本作益云閣本如此今本皆作益先君校作益與聚珍本阮本合

故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

喜孫案盧刻無可字先君校補謹案聚珍本有可字云各

本脫可字今從永樂大典本孔木亦有可字云可字宋本脫從大典增阮本亦有可字謹案羣書治要引此正有可字

貸乎如入鮑魚之次

貸它得反

喜孫案孔注亦音貸聚珍本作賦永樂大典改也羣書

治要亦作賦文選辨命論注引此文作臭馬總意林
作戲王侍郎以爲犧字之訛各說不同先君不破字

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 戴云長竹丈切謂己身之長故曰

不自知注云如日之長袁氏無曰字空此一格當作如身之

長

善孫案戴說見戴氏文集再與齒
侍講書聚珍本注作如身之長

吾不見好教如食疾子矣注言未見好教欲人之受如舖疾子

也

善孫案盧刻欲作敬受作愛盧校云元本敬人之愛一本
變作受疑當作欲之受謹案聚珍本作欲人之受孔本亦

作欲人之受

吾不見孜孜而與來而改者矣 念孫案與來二字疑善孫案
先君載

王說爾本下已意
今亦不敢附會

曾子天圓第五十八 曾子第十 此篇疑非曾子本書善孫
案先

君此語必自有
說今不可知

離而聞之云乎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而猶汝也汝聞則言之也十字先君校去

弟子不察此以敢問也 台拱案此字屬下句衛將軍文子篇

智莫難於知人此以難也喜孫案戴校聚珍本作以此云各本此以今從承樂大典本阮氏

注釋曰大戴屢有此以文法四代篇虞戴德篇皆見之先君錄劉說而不下己意蓋從其說

地之所生下首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人首圓足方凶繫之天地凡十字先君校去

下首之謂方注白虎通曰天鐘也其道曰圓地蹄也其道曰方

注蹄字一本作蹄今白虎通無此語 學誠案注蹄字作蹄

爲近劉熙釋名地亦言蹄五土所生莫不信蹄是也喜孫案聚珍本

孔本皆作蹄

方曰幽圓曰明喜孫案此下各本有而字先君校去謹案文選盧子諒時微詩注太平御覽卷二引此皆無而

字先君蓋據之校正阮氏注釋本刪而字用先君說也

故火日外景金水內景

喜孫案金水上各本有而字先告校去

吐氣者施含氣者化注施賦也

喜孫案含氣上各本自而字先告校去

案注賦字盧刻疊作施戴氏文集曰施施也當作賦也周禮內辛注云施猶賦也是其義聚珍本孔本並作施賦也此改賦也蓋同其說又案注賦也各

本有化體生三字先君校去

神靈者品物之本也 此條語致精與易大傳埒

而善否治亂所出與作也

喜孫案各本無由字先君校補謹案篇末復此句有由字

陰陽之氣各從其所從盧刻作靜 學誠案靜字疑當作正字

於義較明

喜孫案高安本作從聚珍本孔本阮本並作從先君改從字而附張說於簡端疑不用其說

交則電

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自仲春至仲春陰陽交泰故雷電也十四字先校去

一氣之化也注陽氣在雨溫煖如湯

喜孫案陽盧刻作陽聚珍本孔本俱作湯此改湯字

與之合戴氏文集曰陽當作湯此注本漢書五行志劉向語

唯人爲倮匈而生也 盧刻作而後生也 台拱案朱本無後

字當從之

喜孫案各本皆有後字

倮蟲之精者曰聖人

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龜龍麟鳳所謂四靈入字先君校去

龍非風不舉龜非火不兆 學誠案龍非風不舉上疑脫麟鳳

二語

喜孫案注云龜龍爲陰風火爲陽不釋麟鳳明所見本無麟鳳云云也永樂大典本多鳳非梧不棲麟非敷不

止於陰陽之義無涉戴校從之非

此皆陰陽之際也 際馬作濟無也字

所以役於聖人也 盧校云一作所以役聖人之精也 馬本

喜孫案戴校聚珍本作所以聖人役之也云各本訛作役

聖人之精也今從方本孔本同云從元本改阮本亦同皆未攷釋史然先君識馬本異文而不校改正文則馬本未可遽從

截十二管以宗八音之上下清濁謂之律也 台拱案宗當作

定出注又案朱本宗作索

喜孫案宗戴校敬珍本作察云各本詁作宗今從永樂大典木孔本

從高安本作索阮注亦讀宗爲察謹案後漢書明帝紀注引大戴禮曰聖人截十二管以察八音之清濁謂之律呂正作察對因注云以律定八風之高下清濁而疑爲定字亦是一說故先君錄之簡端

合五味之調以察民情注察猶利也

喜孫案先君味識利字之旁蓋別有攷証未書於策

今攷聚珍本孔木俱作別

序五牲之先後貴賤

喜孫案先君於此畫爲一節

諸侯之祭牲牛曰太牢

申出五牲而詳之

盧刻無牲字

念孫案諸侯之祭下宜有牲字

喜孫案聚珍本有牲字孔本亦有牲字云從朱本增阮本

亦有牲字

是有五牲

喜孫案先君於此畫爲一節

此之謂品物之本禮樂之祖善否治亂之所由興作也

此之

謂以下總結上文

喜孫案此先君自爲注語講侯之祭牲牛下日申出五牲而詳之同

右魯曾參撰漢藝文志曾子十八篇隋志曾子二卷目一卷唐志曾子二卷今世傳曾子二卷十篇本也有題曰傳紹述本豈樊宗師與視七目一卷攷其書已見於大戴禮漢有禮經七十篇后氏戴氏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是時未有大小戴之分不知曾子在其中歟否也子從父詹事公嘗病世之人莫不尊事孟子而知子思中庸者蓋寡知子思中庸者雖寡而知讀曾子者殆未見其入也是以文字回舛繆誤乃以家藏曾子與溫公所藏大戴參校頗爲是正而虛注遂行於曾子云 晁公武讀書志乾隆昭陽大荒落率月大興朱筠高郵王念孫江都汪

中校於安徽學政署中

武王踐阼第五十九

昔帝顓頊之道存乎

喜孫案昔盧刻作黃戴校聚珍本作昔云各本作黃鄭注學記曰昔黃帝顓頊之道

疏云今檢大戴禮惟云帝顓頊之道無黃字或鄭見古本不同或後人足黃字耳孔本作昔黃帝顓頊之道據鄭注也先

君據疏校與戴同

師尚父奉書而入

喜孫案各本尚父下有亦端冕三字學記疏云師尚父亦端冕大戴禮無此文鄭所加也

先君蓋據之校去三字戴校聚珍本并師尚父三字去之則奉書而入者不知何人矣且文承王齊三日不幾若王奉書

而入乎於此見先君校勘之精

王行折而東面

喜孫案各本作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學記疏曰云西折而南東面者大戴禮唯云折而東

面此南字亦鄭所加先公益據之校去四字與戴校聚珍本合

敬勝怠者強怠勝敬者亡各本作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

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 中案荀子議兵篇云敬勝怠者

吉怠勝敬者滅計勝欲者從欲勝計者凶此必沿荀子文而

誤耳荀子不言引古也喜孫謹案學記疏曰大戴禮敬勝怠者強怠勝敬者亡瑞書云敬勝怠者

吉怠勝敬者因兩書語鑿然不同各本乃改同瑞書非也先

君據學記疏校正又引荀子則非戴所見及逢祿案下以強

下二句及証以荀子則非戴所見及逢祿案下以強

枉敬正廢世行常為韻吉滅古不韻也此校改致確

不敬則不正喜孫案上不字各本作弗先君據學記疏校正與戴校聚珍本合

以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喜孫案仁不仁各本互誤先君據學記疏校正與戴校聚珍本合

注十百世謂子孫喜孫案十百世盧刻作於百姓戴氏文集云於百姓朱女端本作十百世蓋十誤作于轉

而為於矣改者不知此解其量十世百世也聚珍本孔本皆作十百世與此合

必傾其世喜孫案傾各本作及先君益據學記正義校正

惕然若懼喜孫案各本作惕若恐懼先君益據學記正義校正

安樂必戒

喜孫案戒各本
作敬先君校正

口生听注可不慎乎

喜孫案盧注此本各本有听听言也
四字先君校去與戴校聚珍本合

恭則壽注雖夜解息

喜孫案息盧刻作息戴氏文集曰息當作
息解謂釋帶也聚珍本孔本並作息先君

校正此字
與戴孔同

履履之銘曰

喜孫案各本作履履戴氏文集曰當作履履履不
名履履之言踐也謹案通解正作履履聚珍本止

本並作履履前文於履履爲銘焉
亦作履履先君校正此字與戴合

注論慎履亦財不匱也

福與富音義兩施互取焉

喜孫案盧
刻履作履

福作勞戴氏文集曰履當作履勞當作福福富同音正文作
富注兼取福義故曰音義兩施互取焉聚珍本作履作福孔
本作履仍作勞先君

校正二字益同戴說

雖有聖人不能爲謀

喜孫案各本此下
有也字先君校去

衛將軍文子第六十

皇青屋降 卷八下 注拔貢大戴禮記正誤

夫強乎武哉注言下國信蒙其福喜孫案福各本作富戴氏文集曰富當作福先君校正此

字與戴說合戴校聚珍本仍作富孔本亦作富謹案富福古通

或以義賦喜孫案盧注此下各本有寵傳或為寵敷

先生難之注云先生者猶難之注一本作先猶有難之喜孫案此

條亦見戴氏文集聚珍本孔本皆作先生猶有難之

是故不妄喜孫案妄各本作忘聚珍從方本

是言偃之行也注言偃吳人也喜孫案吳各本作魯戴氏文集曰魯字疑吳之譌聚珍本孔本

仍作魯先君校正此字與戴文集合

思之所未至智之所未及者予注言未至未及者謂其德廣厚

也喜孫案盧刻作言未至者未及也為其德廣厚也戴氏文集曰當作言未至未及者聚珍本孔本皆作言未至未及

者為皆作謂先君校正此條與戴孔合

賜得則願聞之也

疑當作則願得聞之也

喜孫案孔本無則字云從大典剛先

君校正乙此一
字遠勝孔說矣

其行如何注晉侯彪也邢侯邢午之父也羊舌大夫羊舌肸也

羊舌職之子

喜孫案各本脫彪字脫之父字脫大夫羊舌字

侯彪也邢侯邢午也當作邢午之父也羊舌肸羊舌職之父

當作羊舌大夫羊舌肸也羊舌職之子此校從之聚珍本同

蓋柳下惠之行也注食采於柳下

喜孫案采盧刻作采先君校正此字與聚珍本孔本合

蓋介山子推之行也注離騷曰封介山而爲之禁兮報大德之

優游

喜孫案盧刻離騷曰下衍火滋日三字介山下衍封字

校正此条與聚
珍本孔本合

五帝德第六十二

黃黼蔽衣

喜孫案黃下各本衍帝字戴氏文集日帝字衍孔注亦日帝疑衍字聚珍本刪帝字云各本衍帝字今據

後文訂正此刪
帝字蓋同其說

淳化鳥獸昆虫

喜孫案各本作故教化淳鳥獸昆虫史記作淳化鳥獸蟲蟻先君據之校正與聚珍本合戴校

聚珍本云淳化各本作故
教化淳今從方本及史記

莫不砥礪

喜孫案各本作莫不砥礪史記索隱云大戴禮作莫不砥礪屠本朱本聚珍本孔本並作砥礪先君校正

二字與司馬
貞所引合

知民之隱

喜孫案隱各本作急戴氏文集日袁氏本急作急義當作隱聚珍本從高安本作隱孔本從宋本作急先

君校正此
字與戴合

陶漁事親

盧校云屠本作漁別本竝作家 家益稼字之脫

屠本以意改耳

喜孫案太平御覽引此正作稼孔本亦作稼取珍本作漁先君校正此字與御覽所引合

山茂北發

喜孫案各本作北山茂發史記索隱云山茂少一北字北發是北方國名先君乙此北字則不須補

帝繫第六十二

產喬極喬極

喜孫案各本作蟠極古今人表作簡極允君校正作喬未詳所據何本

及產象

喜孫案各本作及象產敖盧校云疑當作及產象敖先君講其上曰祭法疏引正作產象敖繼又校去敖字蓋

非一時之筆譌案戴氏文集亦引祭法正義而曰故字之衍久矣聚珍本亦曰敖衍字先君所校與戴合

娶于西陵氏西陵氏之子

喜孫案各本不疊西陵氏三字先君此校與聚珍本所據方本合

娶于滕隍氏滕隍氏之子

喜孫案各本作娶于滕氏滕氏奔之子孔本從楚辭章句改作滕隍氏滕

隍氏奔戴校聚珍本則據路史注改作滕奔氏世本作滕潰各說不同先君蓋亦據楚詞章句校與孔校合惟校去奔氏

爲孔所未及不詳所據何本

產卷章卷章

喜孫按各本老童先君蓋據史記校

吳回產陸終

喜孫案吳回下各本有氏字先君校去

陸終娶于鬼方氏

喜孫案陸終下各本有氏字先君校去

季連產付祖付祖產穴能

善孫案各本作什祖氏什祖氏產內

記作附祖合史記穴能此為內能強案路史注引此云附祖產穴能先君此校與戴合與聚珍本同惟付作附祖下剛

氏字為異

其裔孫鬻熊自鬻熊九世至于能渠熊渠有子三人

善孫案各本作九世

至于渠婁鯀出自熊渠有子三人戴氏文集曰楚自將能九世至能渠此于內熊下有九世至于渠婁鯀出自九字蓋當

云其裔孫鬻熊自鬻熊九世至于能渠下乃接熊渠有子三人然無善本可以訂正謹案聚珍本作季連之裔孫鬻熊九

世至于渠與戴氏文集不合此蓋據戴氏文集校正

其季之名為疵

善孫案疵各本作疵史記世家曰少子純疵先君據之校正此字與聚珍本合與孔本合亦與

戴氏文集令

衛是也

韓是也

彭是也

鄭是也

邾是也

楚是也

善孫

案六是字各本皆作氏戴氏文集曰六氏字不可通皆當從世本作是聲之誤也孔氏注云氏是也世本作是秦觀禮太

史是右注云古氏是爲氏漢書地理志氏爲莊公師古曰氏
與或說合又案先君子
楚是也下盡爲一節

皆有天下

善孫案皆上各本有而字記攢弓正義及詩生
民正義引皆無而字先君益據之校去此字

上妃有邵氏之女曰姜原氏生后稷次妃有姚氏之女曰簡狄

氏生契

善孫案各本兩女字下各有也字兩生字並作產詩
生民正義記攢弓正義引此並無也字產並作生先

君益據之校正又案詩正義兩生字上各有而字記正義無
之又記正義上妃作長妃詩正義作上妃與此同先君益參

攷校

次妃陳豐氏之女曰慶都生堯次妃馭氏之女曰掌儀生摯

案各本作次妃曰陳隆氏產帝堯次妃曰馭氏產帝摯詩
生民正義云次妃陳鋒氏之女曰慶都生帝堯下如馭氏

之女曰常儀生摯攢弓正義錄作豐姬作馭下無摯字儀作
宜聚珍本從詩正義先君初校亦從之繼又據記正義改錄

爲豐改姬爲馭剛背字唯儀字從詩正義不改作
立字謹案陳鋒作陳豐與漢書合孔本亦作陳豐

娶于散宜氏散宜氏之子

喜孫案各本不疊散宜氏三字或校聚珍本從方本疊三字先君校補與

合之

娶于帝堯帝堯之子

喜孫案各本不疊帝堯二字或校聚珍本從方本疊二字先君校補與之合

娶于有莘氏有莘氏之子

喜孫案各本皆疊有莘氏三字唯元本不疊盧刻亦不疊聚珍本孔本皆

疊三字先君校補與之合

禹娶于塗山氏塗山氏之子

喜孫案盧刻從元本不疊塗山氏三字各本皆疊先君校補三字與

聚珍本孔本合

勸學第六十四

槁暴不復挺者

喜孫案各本作枯暴荀子作雖有槁暴戴校聚珍本作槁云各本誰作枯今從方本及荀子先

君校正此字與聚珍本合

怠教忘身

喜孫案各本作殆教亡身荀子作怠慢忘身戴校聚珍本從方本作怠教忘身戴氏文集以亡字當從荀

子作忘先君據荀子改

急改忘與聚珍本合

行岐塗者不至

喜孫按岐各本作歧戴校聚珍本作歧云他本作歧今從方木孔本亦作歧謹按荀子作衢道

先君校改岐字不詳所據何本

豈有不聞哉

喜孫按各本間作至朱本作聞聚珍本作聞謹按荀子正作聞先君蓋據之校正

其流行靡下

喜孫按庫各本作痺戴氏文集曰痺下當作庠下聚珍本孔本皆作庠先君校正此字與之合

弱約微通似察

喜孫按微各本作危戴校聚珍本作微云各本訛作危今從方本及荀子說案荀子云淳約微

遠先君蓋據之校正與聚珍本合

以注量必平

喜孫按各本作必出量必平戴氏文集曰必出量當作以注量聚珍本作以注云各本訛作必出荀

子作去說地作至今從方本譯按荀子作主量楊倞注云主讀為注先君據此校正與戴說合

必以東似意

喜孫按東下各本衍西字戴校聚珍本無西字云各本衍西字今從荀子及說苑謹按荀子云其萬

折也必東似志先君據此校去西字與戴合

子張問入官第六十五

有善勿專注專謂自納于己

喜孫按謂盧刻作爲聚珍本孔本皆作謂先君校正此字與之合

進是利而除是害

喜孫按進上害下各本有雨而字先君校去

量之無狡民之解注猶言無害也

喜孫按猶各本作恆戴氏文集曰恆當作猶聚珍本作猶

先君校正此字與之合

若此則身安譽至

喜孫按若虛刻作言戴校聚珍本云若各本訛作言今從方本亦作若先君校正此字與

戴孔台

故天下積也注積謂歸湊也

喜孫按謂各本作爲聚珍本孔本作謂先君校正此字與之合

調說者情之道也注言調說者

喜孫按經注兩說字各本皆作說先君校正

善政行易則民不怨注則民說

喜孫按說各本亦作悅先君校正

言調說

喜孫按說各本亦作悅先君校正

詳以失之注佯爲漏失

喜孫按作爲漏失虛爲作詳爲陋大戴氏文集曰詳卽作隨當作漏聲之譌別

本爰作失焉失遺忘也案珍本作詳爲漏失孔

本作詳爲陋失先君校正此條蓋用戴文集說

故佚於取人喜孫按於各本作諸戴校聚珍本从方本作于先君校正此字與之合

佚於治專注郭象曰主上無爲於親事而有爲于用臣也

喜孫按親

各本作日臣字各本無莊子天道篇注作親且有臣字先君據之校正與聚珍本合亦與戴氏文集合

民之離道必於上之失政也

喜孫按各本失作佚先君校正謹按失佚古通用

有本能圖注本謂身也

喜孫按盧刻謂作爲先君校正與聚珍本孔本合

不可以不知民之性達諸民之情注性謂仁義禮智之等情謂

喜怒哀惡之屬

喜孫按注兩謂字各本並作爲聚珍本作謂先君校正二字與聚珍本合謹按爲謂古通

往統塞耳

喜孫按統各本作統聚珍本孔本从玉稿作統元劉貞廷本作往先君蓋據劉本校

注令不惑視聽

喜孫按令不各本作令今云戴氏文集曰今云當作令不聚珍本作令不惑視聽先君校正此二

字與戴氏文集合又按
應徵集聚珍本並作聽

絳莊子爲黠黃也

喜孫按絳廬刻作統聚珍
本孔本作黠先君校正

則人君以黃絳充耳

喜孫按絳廬刻作施聚珍
本孔本作統先君校正

然毛王之徒以爲石飾玉

喜孫按各本脫之字爲字
先君按補與聚珍本合

雖行必鄰矣注鄰吝

喜孫按各本吝作鄰先君校正
與聚珍本合又聚珍本鄰作遷

盛德第六十六

則飾明堂也

喜孫按先君於
此畫爲一節

則飾朝聘之禮也注則君臣之位失

喜孫按位字各本作義先
君據小戴禮記經解校正

明夫婦之義也注享謂享婦

喜孫按謂虛刻作爲先君
校正與聚珍本孔本合

以順天地

喜孫按順各本作順先君校正
與聚珍本合謹按順古通

治國之要也

喜孫按先君於
此畫爲一節

民必走

喜孫按必宋本作必盧刻亦作心聚珍本孔本
作必謹按元劉貞廷木作必先君蓋曠之校正

司徒之官以成德注天道發施

喜孫按道字盧刻作性聚珍本
孔本並作道先君校正此字與

聚珍本
孔本合

亦所進退緩急異也

喜孫按先君子
此畫爲一節

明堂者古有之也注然其由或始于此也

喜孫按由盧刻作僧
先君校正與聚珍本

孔本
合

凡有九室室有四戶八聰

喜孫按盧本孔本作凡九室一室而
有四戶八聰先君校補有字校去一

字而字與
聚珍本合

其外名曰辟雍

喜孫按各木作外水曰辟雍
先君校補其字校正名字

堂高三丈

喜孫按丈各本作尺元木作丈謹按五經異
義引此正作丈先君校正此字與孔本合

東西九似

喜孫按似盧刻作筵聚珍本亦作筵孔本作似謹按
五經異義引此正作似先君校正此字與孔本合

王爰買大

王爰買大

九室十二堂

喜孫按異義引此四堂十二室先君初校從之羅復仍其舊文謹記于此

室四戶八廡

喜孫按八字各本作戶二字廡下各本有其字先君校正

揖朝出其南門注正朝儀之位

喜孫按各本無儀字先君據周禮校與戴文集合

千乘第六十八

執事正也

喜孫按正各本作政戴氏文集日政當作正聚珍本從方本作正先君校正此字與戴合謹按正政古通

此國家之所以長也

喜孫按虛刻無家字高安本有家字聚珍本從方本亦有家字先君校補此字與朱

合本

大日講

講當作媾

喜孫按講古音媾見唐韻正古者同音假借講媾二字恆通假戴校聚珍本云講當作媾

作媾或古通用孔補注云講讀日媾先君破其讀而不改正其字以此

故年穀順成

喜孫按順各本作不戴氏文集日不當作順不知者誤讀下文妄改爲不聚珍本從方本作順先君

校正此字蓋用其說

虞戴德第七十

君已聞之

喜孫按已各本作以楊氏先聖大訓作已聚珍本從之先君校正此字與大訓合譌按以已古通

是非反天而行耶

喜孫按到倒古通先君初校作倒後又仍其舊文以此聚珍本作倒

率天而祖地

喜孫按而各本作如聚珍本從方本作而差按而如古通先君校正此字與聚珍本合

乃升諸侯之教士

喜孫按虛刻疊諸侯字聚珍本從方本刪去孔本亦刪去據按太平御覽引此正作乃升

諸侯之教士先君校去下諸侯字與御覽合

人事曰樂

喜孫按各本脫樂字聚珍本從方本增先君校補此字與之合

語志第七十一

物乃歲其生于東

喜孫案具各本作俱先君校正

在國統民而怨

民咸廢惡而進良而民咸盡力

喜孫案三而字虛刻

俱作如孔本同聚珍本從方本俱作而謹案而如古通先君校正此字與聚珍本合

文王官人第七十二

用有六徵

喜孫按徵盧刻作徵元劉貞廷本作徵聚珍本孔本並作徵先君校正與之合

藍之以樂以觀其不荒

喜孫案荒各本作卒周書作荒先君蓋據之校正與戴氏文集合

考其陰陽以觀其誠注陰陽猶隱顯也

喜孫案猶盧刻作位孔本作謂聚珍本作曾先

君校正此字與聚珍本合

志殷而深

喜孫案盧刻而爲如深爲淺孔本亦作如淺盧僕射注曰淺蓋深字聚珍本作而深注作深蓋深也先君

校正與之合

曰日益者也注言日就益

喜孫案益各本作也聚珍本作益先君校正與之合

好臨人以色

喜孫案各本作如戴氏文集曰如當從逸周書作好聚珍本作好云各本訛作如今從方本及逸周

書先君校正此字與戴合

其貌固媿注媿以眇色下人

媿盧刻並作嘔

戴君云篇內

呢字竝媿字之訛

喜孫案戴說見戴氏文集再與盧侍講書

本譌案逸周書作媿先

設之以物而速決驚之以卒而度料

喜孫案各本設作軌速作

日以逸周書設之以物而數決敬之以卒而度應互相訂執

即設之譌越數義同爲速速決宜連文驚之脫誤爲敬之衆

珍本作決驚云決字各本訛在驚字下今從方本孔本亦同

先君校正決驚字與聚珍本孔本合校正設字速字與戴氏

文集

不素而性辨

喜孫案素各本作學戴氏文集曰逸周作不文當

字與戴合

作不素聚珍本作素云各本訛作學今從方本先

知一而不可以解也

喜孫案而字各本作如聚珍本從方本作

此字與聚

而逸周書作一而不可變先君據之校正

存志不能守錮

注言正慎諾于人 正文錮當作固注言正

慎諾于人有誤字

喜孫案聚珍本正文作因云各本作鋼今從方本謹案逸周書曰志不能固先君校

正此字蓋據此注正字聚珍本孔本皆作止

自順而不讓

喜孫案順各本作慎聚珍本從方本作順逸周書曰自順而弗護先君蓋據之校正

曰妒誣者也注謂如賢誣善

喜孫案妒上各本有始字注同戴氏文集曰逸周書作始誣者也始

即妒之譌此文與注並衍一始字因譌致衍聚珍本無始字云從方本孔注云始字疑與妒相似而衍先君校去此字與

合

徵清而能發注謂攻發幽蹟也

喜孫案謂虛刻作為聚珍本孔本並作謂先君校正此字與之

合謹案謂為古通

華而誣

喜孫案而各本作如聚珍本從方本作而謹案逸周書正作而先君蓋據之校正謹案而如古通

以其見占其隱注案其陽察其陰

喜孫案陰各本作隱戴氏文集曰隱當作陰袁氏本作應

陰與應聲之譌不知者遂改應為應聚珍本孔本並作陰先君校正此字與之合

初氣生物

喜孫案各本生作主聚珍本作生云從方本孔本亦作生先君校正此字與之合又按盧刻正作主孔校

云生宋本譌上從盧本改蓋偶失檢附正於此

注謂物在於胞胎

喜孫案謂盧刻作爲孔本作與聚珍本作謂譌案謂爲與三字古通先君校正此字與聚

珍本

合

欲色嫗然以偷

喜孫案嫗各本作嫗聚珍本作嫗云從方本先君校此與之合詳見前

纍然以靜

喜孫案各本以作而先君校正

雖欲故之中色不聽也

故之疑當作改之中字句絕

喜孫案周書正

作改之先君蓋據之校正

五曰民生則有壽有陽

喜孫案各本作五曰生民有壽陽七字先君校正爲九字

人多隱其情

喜孫案人下各本有字戴氏文集曰有字衍聚珍本無有字云從方本謹案逸周書正無有字先

君蓋據之校正

飾其偽

喜孫案此下各本有以賴於物四字先君校去

以攻其名

喜孫案此下各本有也字先君校去

推前恃忠府

喜孫案恃各本作惡戴氏文集曰據注惡疑恃之譌聚珍本作恃云從方本先君校正此字與戴合

注謂有詢議之攻其所不知者

喜孫案議各本作義戴氏文集曰謂有詢義之義當作議聚珍

本作讓先君校正此字與戴合

自執而不讓

喜孫案執各本作讓戴氏文集曰據注順疑執字譌耳聚珍本作執云從方本先君校正此字與戴

合

注及其所不知也

喜孫案各本知下有正字戴氏文集曰正字疑衍聚珍本無正字先君校去此字與戴合

素動人以言注謂先徧習之

喜孫案各本謂作爲徧作徧戴氏文集曰爲先徧習之當作謂先徧

習之聚珍本作謂先徧習之孔本作謂先徧習之先君校正二字與戴合

假道而自順用之

喜孫案假各本作有戴氏文集曰當從逸周書作假先君據周書校正此字與戴合

廉言以爲氣注以見俠氣自然

喜孫案本各本作俠戴氏文集曰佚當作俠聚珍本作俠先君

校正此字與戴合

矯厲以爲勇

喜孫案矯各本作驍戴氏文集曰當從逸周書作矯厲聚珍本作矯厲先君校正此字蓋同其說注

同

內恐外誇

喜孫案誇宋本作悖元本作悖聚珍本從元本作悖孔本從宋本作悖盧刻亦作悖謹案逸周書作誘先

先蓋據之校正戴氏文集曰當從逸周書作外誇

亟稱其說

喜孫案各本亟作亟稱先君據周書校正二字與戴合從逸周書作亟稱先君據周書校正二字與戴合

乞言勞醉

喜孫案醉并同諧醉當作瘁喜孫案醉并同諧幸辭同聲假借

陰行以取名注陰行謂竊求諸人也

喜孫案盧刻作陰陰竊謂求諸人也戴氏文集曰次

陰字別本作陽以正文訂之當作陰行謂竊求諸人也先君據之校正與聚珍本孔本合

行其亡如其存注謂奉先君

喜孫案講盧刻作爲聚珍本孔本作謂先君校正與之合

皇清經解

卷八百零二

正拔貢大戴禮記正誤

卷

喜怒之而度斯曰有守者也

善孫案各本而作如曰作日無有字者字先君校正如此與聚珍本

所據方本合謹案逸周書云
喜怒而有度曰有守者也

合志而同方

喜孫案各本而作如聚珍本從方本
作而逸周書亦作而先君據之校正

其入人甚俞

俞當作愉

喜孫案周書
云其人甚愉

諸侯遷廟第七十二

注於練焉壞廟

將納新神

喜孫案各本無廟字將字先君據
穀梁傳及注校補與聚珍本合戴

氏文集曰於練焉壞下脫一
廟字納新神上脫一將字

鄭元士虞禮注曰

喜孫案各本禮下有記字聚珍本
作鄭元注士虞禮曰先君校正

從者皆元服注錯易其次尤非宜

喜孫案盧注此下各本有邪
字聚珍本有也字先君校去

君及祝再拜興

喜孫案先君子
此書爲一節

祝下擯

喜孫案先君子
此書爲一節

脯醢陳於房中注房東房也

喜孫案各本東房作西房據氏文集曰西字別本或作日或作由據

禮訂之當作東房先君校正此字與戴合

諸侯饋廟第七十三

君曰諾遽入

喜孫案先君於此畫爲一節

雍人拭羊注拭悅

喜孫案悅虛刻作悅載氏文集曰悅當作悅先君校正此字與聚珍本孔本合

血流于前乃降

喜孫案先君於此畫爲一節

雍人割雞屋下當門

喜孫案先君子此畫爲一節

有司亦北面也

喜孫案先君子此畫爲一節

小辨第七十四

其可乎注小辨謂小辨給也

喜孫按謂各本作爲聚珍本作謂先君校正此字與聚珍本合

猶不可既也

喜孫按猶各本作由先君校正君校正謹按由猶古通

君其習可乎

喜孫按君上各本有其字聚珍本無之先君校去此字與聚珍本合

內思畢心曰知中

喜孫按心各本訛作必聚珍本從方本作心孔本亦作心先君校正此字與之合

用兵第七十五

蚩尤庶人之貪者也注或云蚩尤古之諸侯矣耳

喜孫按各本或字在諸侯

下先君校正與戴氏文集合與聚珍本合

蜂蠆挾螫而生見害而校以衛厥身者也 中按蜂蠆挾螫而

生句見害而校句此以喻人生有欲不能去兵耳注謬甚

按蠆下盧注云如蜂蠆之挾毒也八字害下盧注謂黃帝殺

之於涿鹿之野十字也下盧注止教習于戈白衛身非作者也十二字先君悉校去謹按

先君所定句讀與孔氏注合

詩云魚在在藻厥志在餌鮮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校德不

塞嗣武孫武子中案此六句皆逸詩不必牽引蓼莪

喜孫案久矣

虞注小雅蓼莪之三章也亦因於兵革之詩也十六字先君
校去謹案何也久也子也古音皆在之部六句通川一韻則
必通爲一詩矣中二
句特偶同蓼莪耳

夏桀商紂厥暴於天下

喜孫案盧刻羸作羸聚珍本孔本作羸
謹案楊氏先聖大訓正作羸先君校正

此字與
之合

粒食之民布散厥親注離散莫能相養

喜孫案注文盧刻作離
諸夏能相養戴氏文集

曰當作離散莫能相養因字形譌外耳聚珍本作離親莫能
相養孔本作離諸夏莫能相養先君校正如此益同戴文集
說

攝提失方注攝提左右六星與斗杓相直

喜孫案杓各本作應
戴氏文集曰應疑杓

字之譌聚珍本作杓先
君校正此字與戴說合

孟陬無紀

喜孫按孟陬各本作鄰大漢書云孟陬無記史記曰
孟陬珍戴攝提無紀先君校正二字益據漢書也

注或陬聲誤爲鄰也

喜孫案陬各本作深戴氏文集曰深當作
陬聚珍本作陬先君校正此字與之合

皇清經解

卷八

注披頁大戴禮記正誤

四

不告朔於諸侯注周禮太史職曰

喜孫案史各本作師先君據周禮校正與戴氏文集合與

聚珍本合

孔本亦合

頒告朔於邦國

喜孫案虛刻無告字先君據周禮校補與聚珍本孔本並合

諸侯力政不朝於天子注周書曰力爭則力政力政則無讓

喜孫

案注文周書下各本無曰力爭則力政六字戴氏文集曰周書下脫曰字似仍脫力爭則力政一語此逸周書度訓篇文

聚珍本有此六字孔本有曰字先君校補六字與聚珍本合

交伐于中國注此周所服四海

喜孫案服各本作伏下同戴氏文集曰伏當作服下同聚珍本

作服先君校正此字與之合下文其夏之所服同

此朝明堂時來者國數也

喜孫案國數各本作數國戴氏文集曰當作國數聚珍本孔本並作國數

先君校正此字與之合

少閒第七十六

同名同位曰同等

喜孫案位各本作食戴氏文集曰別本食作位義長今攻朱本作位先君按正此字與朱

合本

故天子昭百神於天地之間

喜孫案百各本作有聚珍本作百云各本訛作有今從方本先君校

正此字與聚珍本合講按注云祭法曰有天下者事百神則當作百無疑

大猶已成發其小者遠猶已成發其小者注遠大之謀緣近小

始

喜孫案注始字盧刻作治戴氏文集曰治當作始聚珍本孔本並作始先君校正此字與之合

昔堯取人以狀

喜孫案以盧刻作民高安本聚珍本孔本並作以謹案楊氏先聖大訓正作以先君校正此字

與之合

海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注渠搜貢露犬

喜孫按露盧刻作虛戴氏文集

曰虛字誤逸周書曰渠搜以餽犬餽犬者露犬也能飛食虎豹虛或當作露聚珍本孔本並作露先君校正此字與之合

乃有周昌 紂不說諸侯之聽于周昌 周人以諱事神孔子

皇清經解

卷八百零二

注板頁大戴禮記正說

哭

爲周之臣子而敢斥其太祖之名乎此之不通昭然可見

煩煩如繁諸乎注煩煩眾也如繁諸

喜孫案注煩煩盧刻脫一煩字諸字盧刻作者孔本

與盧刻同先君校補煩字校正諸字與聚珍本合

而君財之

喜孫案盧刻作君如財之孔本同聚珍本作君而財之云從方本先君校正而字與聚珍本同又乙君字

于而字下未詳所據何本

發而用之

喜孫案而各本作如聚珍本作而云從方本先君校正此字與之合謹案而如古通

禍福相生注言識其並與

喜孫案注識字盧刻作職戴氏文集曰職當作識聚珍本孔本並作識先

君校正此字與之合

而以間觀也

喜孫案各本作如以觀間也戴氏文集曰當作而以間觀也以間觀也別本或譌作開觀朱本如作而聚珍本

作而以間觀也先君校正而字又乙開觀二字與戴合

君曰不足臣則曰足

喜孫案各本無下四字先君用盧校說備戴校聚珍本孔本補臣恐其足四字與注

不合且不足可云恐是不
可云恐也不若慮校之核

注所謂可不也

喜孫案所慮勿作可聚珍木孔本並作所先若校正此字與之合謹案可不卽可否也不否古

通

民亦如之

喜孫案民各本作製戴氏文集曰穀當作民聚珍木作民云從方木先君校正此字與之合孔注則以爲

政之
誤

上失政大及人畜穀

喜孫案人上各木有小氏戴氏文集曰小字衍聚珍木無小字云從方木先君校去

此字與之合孔注則

彊穀未虧

喜孫案穀各本作獲戴氏文集曰獲當作穀聚珍木作穀云從方木先君校正此字與之合

朝事第七十七

諸臣之五等之命

喜孫按命字上各本脫之字衍以定其辭故賈賤有別尊卑有序上下有差也凡十八字

卽上文重出于此聚珍本據周禮訂正先君校正此條與聚珍本合

各如其命之數

以上典瑞職文

喜孫案先君於此畫爲一節

樊纓十有二就

喜孫案二各本作再覲禮注引作二先君據之校正

率諸侯而朝日於東郊

喜孫案各本無於字先君據覲禮注校正

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

喜孫案各本無下二向先君據周禮校補

所以正君臣之義也

喜孫案先君於此畫爲一節

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

喜孫案先君於此畫爲一節

君親拜迎於大門之內

喜孫案各本無於字先君據小戴禮記校補與聚珍本合

致饗既

喜孫案既上虛刻有節宋本同戴校聚珍本剛之云既即儀字各本于既上又加儀字非也今據永樂大典本

剛孔本亦從永樂大典剛儀字先君校去此字與之合

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

喜孫案先君子此畫爲一節

及大客之儀

喜孫案儀各本作義戴氏文集曰義當作儀聚珍本據周禮改作儀先君校正此字與之合謹案古

人儀只作義肆師治其
禮儀注云故書儀爲義

殷眺以除邦國之慝

喜孫案各本除作成慝作貳先君據周禮校正與聚珍本合戴氏文集曰當從周禮

作以除邦

國之慝

致禴以補諸侯之災

喜孫案禴各本作會先君據周禮校正與聚珍本合

以周知天下之政

喜孫案先君於此畫爲一節

投壺第七十八

有勝則司射以奇算告

喜孫案奇虛刻作其先君據小戴禮記校正與聚珍本合與孔本合戴氏文集

曰以其算告當從袁氏本作奇

舉手曰請勝者之弟子爲不勝者酌

喜孫案請虛刻作請先君校正與聚珍本合孔本則

據儀禮經傳通解增請字於諸字之上

皆跪奉觚曰賜灌

喜孫案觚各本作觚先君校正

言青匯解 卷八 頁二 汪坡貢大戴禮記正誤

勝者跪曰敬養

喜孫案先君於此畫爲一節

正爵既行請徹焉

喜孫案先君於此畫爲一節

矢入分

喜孫案矢盧刻作籌先君校正與聚珍本孔本合

今日大射四正具舉

喜孫案大各本作泰先君校正又按大射下各本衍于一張侯參之曰今日大射十

一字先君校去與聚珍本合聚珍本據方本無此十一字

中獲既置

喜孫案先君於此畫爲一節

壺腹修五寸

喜孫案先君於此畫爲一節

既獲卒莫

喜孫案先君於此畫爲一節

拾聲叢挾

喜孫案先君於此畫爲一節

若是者有常爵

喜孫案先君子此畫爲一節

公冠第七十九

說苑修文篇成王將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

達而勿多也。祝雍曰：使王近于民，遠于佞，齊于時，惠于財，任賢使能于此始成之時，祝詞四加而後退。公冠自爲主，卿爲賓，饗之以三獻之禮。公始加玄端與皮弁，皆必朝服。元冕四加，諸侯太子庶子冠，公爲主，其禮與士同於祖廟。曰：合月吉日，加子元服，去爾幼志，順爾成德，冠禮十九見王而冠，古之通禮也。

其餘皆與公同也。注謂迎賓升阼之等。

喜孫案謂盧刻作爲先君，校正與聚珍本孔本

合

公元端與皮弁皆釋注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

喜孫案各本頸作經無革

帶二字或氏文集曰徑當作頸，肩下脫革帶二字，先君校正頸字校補二字與聚珍本孔本合。

朝服素鞞，注諸侯之朝服。

喜孫案注朝字盧刻無，或氏文集曰服上脫朝字先君用其說校補與聚

珍本合孔本改之字為朝字

無樂注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喜孫案盧刻無之家二字無也字先君據

小戴禮記校補與聚珍本孔本合戴氏文集曰通解載此注有之家二字

皆元端喜孫案先君子此畫為一節

其醇幣朱錦采四馬喜孫案先君子此畫為一節

其慶也同喜孫案先君子此畫為一節

一百一十一字喜孫案盧刻無舊校字數先君補題

遠于年 年說苑作佞當從之聲轉之誤也

惠於財注及時而施喜孫案盧刻以注四字為上高于時句注先君校正與聚珍本孔本合聚珍本而作

惠

欽順仲春之吉日喜孫案春各本作夏注云古者冠以仲春則正文必作春一證也劉昭注續漢志引博物

記云欽順仙春之吉辰則孝昭冠解實作仲春二證也昭帝本紀元鳳四年春正月丁亥帝加元服則孝昭之冠時實是春而非夏三證也先君校正此字與聚珍本合

普遵大道之郊域

喜孫案各本作遵並大道郊或先君據博物記校正

惟遠冲儒之幼志

喜孫案冲儒各本作稚免先君據博物記校正

肅勤高祖之清廟

喜孫案各本無之字先君據博物記校補

六合之內靡不蒙德

喜孫案各本作靡不息先君據博物記校正謹案息即息之形誤又脫蒙字耳

凡三百四十七字

喜孫案虛刻無舊校字數先君補題數孔本所題多七字

木命第八十

分於道謂之命法道謂冥化自然之道也

喜孫案謂虛刻作爲先君校正與聚珍本

孔本合

人莫違焉

喜孫案虛刻作人資始焉袁氏本作人莫違焉資始二字似後人所改孔本亦作莫違先君校正二字與

皇清經解

卷八百零二

注按頁大藏禮記正誤

三

戴孔合聚珍本作齊始云從永樂大典訂定他本
多改作莫違者非則戴氏文集之說似未爲定論

或分得其長或分得其知

喜孫案各本無下或字
先君校補與聚珍本合

十有六精通

喜孫案精各本作精
先君益據說苑校正

陰以陽化

喜孫案各本此上有辰故二
字聚珍本作是故先君校去

二八十六然後精通

喜孫案精各本作精
先君校正益據說苑

八者維綱也

喜孫案綱各本作綱戴氏文集曰剛當作綱孔氏
注曰剛假借以爲剛字聚珍本作綱云從方本先

君校正此
字與之合

故聖人以合陰陽之數也

喜孫案先君十
此畫爲一節

以一治之也

喜孫案各本脫一字先君據喪服四制校
補與聚珍本合戴氏文集曰治上脫一字

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

喜孫案杖宋本作扶盧刻因之先君據
小戴禮記喪服四制校正與聚珍本孔

本
合

而垢而已

喜孫案各本垢作詎先君處喪服四制校正與聚珍本合

不百里而奔喪注言及日故經成見星

喜孫案盧刻註作經戴氏文集曰袁氏本經作

經先君據之校正此字與聚珍本合孔本作故經成見星

所以正婦德也

喜孫案先君子此書爲一節

喪父長子不取

喜孫案父各本作婦先君益據儀禮經傳通解校正

喪父長子者爲其無所受命也

喜孫案先君子此書爲一節又

經傳通解校正何休公羊傳注曰喪父長女不娶無殺戒也則何休所見本作婦與朱子所見本異

盜竊爲其反義也

喜孫案先君子此書爲一節

前貧賤後富貴不去

喜孫案先君子此書爲一節

易本命第八十一

注易說曰

喜孫案說下各本衍封字先君校去與聚珍本孔本合戴氏文集曰卦字衍此引乾鑿度語

皇朝經解

卷八十三

注拔頁大戴禮記正義

五三

太初者氣之始也

喜孫案各本無也字先君據乾鑿度校補與聚珍本孔本合戴氏文集曰氣之始下腹也

字

故禽鹿六月而生也注以所包者多故舉禽獸之名雖有飛

走之異其義亦通也

喜孫案各本以所包作所以苟無飛字不盡禽字先君校補與聚珍本孔本合

惟其義二字作實字戴氏文集曰所以苟者多當作以所包者多故舉禽獸之名禽下仍脫一禽字是也

其餘各以其類也注然亦有木而生之也

喜孫案各本然作言本作生先君校正與

聚珍本合戴氏文集曰有生當作有本是也

與月盛虛注月虧于天

喜孫案盧刻月上衍日字虧作屬先君校正與聚珍本孔本合戴氏文集曰

月屬于天日字衍屬當作虧字形之弱是也

食肉者勇敢而學

喜孫案悍各本作悍聚珍本從方本作悍先君校正此字與之合

盧文昭攷證

曾子立事篇補則不改矣 盧云上文注云補謂改也則此不

當云不改當作補則不復矣 信注太過遂不難改正文以

從之亦已甚矣 喜孫案先君自為說已見前立事篇該復駁盧說如此

武王踐阼篇戶之銘曰擾阻以泥之 盧云擾乃攪字之訛服

虔注揚雄賦云攪古之善塗墜者王伯厚校此篇云一本無

阻字則當為攪以泥之無疑蓋擾亦本作攪形近易訛也 喜

案此條先君未下已意而于攪字以殊圍識之蓋從其說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杭州姚禮對字

皇清經解卷八百零二終